

T 859/1148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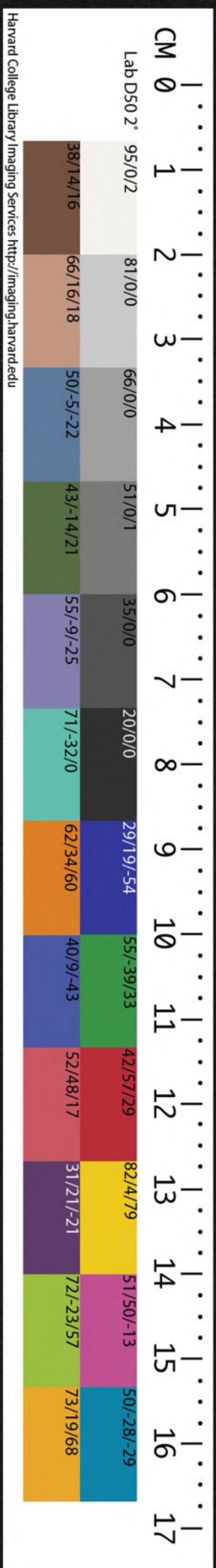
卷之三 論語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3 1963

四書徵

六五





國書徵上論卷之五

公冶長



哈佛大學漢和  
國書館珍藏印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家語云。魯人名長。為人能忍恥。范甯云。字子芝。弱青日禮云。世傳長能通鳥語。貧而閉居。無以給食。有雀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個虎。獸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徬徨。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羊。食之。有餘。及亡羊氏往跡之。得其角。乃以為偷。訟之。魯君魯君。逮繫之獄。未幾。長在獄舍。雀又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長我疆。沂水上。澤山傍。當亟禦之。勿徬徨。長語獄吏。白之魯君。魯君如其言。往跡之。而齊師果將及。



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治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長辭不受。

南容

南宮适。字子容。又名縉。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初。僖子將卒。屬南宮敬叔與懿子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懿子與敬叔師事仲尼。詳見懿子傳中初。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反。載其實。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失位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

遂新禮施散焉。

出家語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

名

火踰公宮救火

者皆曰顧府。

顧府庫之藏

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伺於宮。

待命於公宮

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

叔之力爲多也。

出左傳

孔子問禮於老聃。與敬叔俱至。周及去。周老

子送子以言。敬叔復與聞之。遂三復白圭云。

出家語

子賤

必不齊。字子賤。魯人。

兗州永郡城舊單父地也

爲單

音善

父宰

單父卽今單縣

辭於孔子

孔子曰。毋迎而距也。

迎接者不可距絕

毋望而許也。

仰望者不可輕許

許之則失

守喪已之距之則閉塞。

不相親

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



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出說苑 瀕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

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鈞道二焉，請以送

子。子賤曰：鈞道奈何？陽晝曰：夫扱音及手，綸錯，輿迎而吸之者，陽

橋也。陽橋魚名 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謂或來或去也。若食若不食者，

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

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命御者驅中以行 陽晝之所謂陽橋者

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堅者而與之共治。出說苑 初子賤受單

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

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

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

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已志。出黃昏抄 齊攻魯，父老請縱民穫麥。子賤不

聽，曰：若使不耕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出家語 孔子謂子賤曰：子治

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

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

事者五人，所友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

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于十二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

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

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



齊之所治者邑也。

出說苑

千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既至焉

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

早出晚入故皆見星

日夜不處

不敢安處

以身親之

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

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巫馬期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出韓詩外傳

所著書有宓子十六篇。

孔子兄子有孔篋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篋而問之曰：

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

龍左

為讐前後相因也

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

骨肉益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

亡者三，卽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篋，對曰：自來仕

者，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

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

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

出家語子路初見篇

瑚璉

禮明堂位云：四代之器，有虞氏之兩敦。

少牢禮曰：純敦黍有蓋，又曰：設四敦皆南首，敦之爲

器有蓋有首也

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四者皆盛黍稷之器

按如明

堂位所云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說論語賈服杜等

証左傳皆云夏瑚殷璉，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卞雍

卞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也。以德行著名。問於夫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出家語 盡心篇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復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恕焉。冉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而不加怒也。

○出家語  
弟子行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一曰魯人。開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子若執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孔子嘗問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夫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

梓

疏云。梓。編竹木為之。大曰棧。小曰梓。

爾雅云。庶人乘泚。

泚。水。



賦

漢刑法志云。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旅屬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則六軍也。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音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

悉索敝賦註

左傳襄公八年。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鄭使王子伯駢鄭大夫告

於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咎。蔡人不從。敝邑

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索盡也。言悉盡敝邑之兵。賦以討蔡人不服之罪。

襄公三十年。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晉平公以魯公喪君未出見客。子產盡壞

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

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詳見子產傳

邑

春秋左氏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者曰都。無曰邑。釋名云。

邑猶促聚會之稱也。疏云。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



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也。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習於禮容應對。夫子曰。二三子之欲習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至觀其於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思勝禮也。夫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蓋備三王之制。以尊師云。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

帶

身章撮要云。腰帶革為之。古鞶帶也。又謂之鞶革。上自乘輿。至文武衆官。牧守丞令。下及囑寺。皆服之。秦二世時。始名腰帶。禮玉

漆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辟。緣也。用朱為裏。終。竟此帶盡緣之也。諸侯素帶。終辟。

大夫素帶。辟垂。緣其兩耳及垂下。士練帶。率。率。律也。下

士緇帶。率。率。律也。下。士緇帶。率。率。律也。下。士緇帶。率。率。律也。下。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組。帶之交結也。天子下至弟子。紐約之物。並用組為之。組垂與

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欲便趨也。于游曰。參分帶下

紳居二焉。紳鞶結三齊。鞶。膝也。結。即組也。三者皆長三尺。大夫玄華。士緇。辟三寸。再絲四

帶。以雜色。君朱絲。上朱。大夫玄華。華黃色。外。士緇。辟三寸。再絲四

寸。士帶之辟。內外皆緇。廣二尺。帶。有率。無箴功。當率。緇處。箴。線細。密。不見。用箴之功。

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救之。走則擁之。肆。餘也。謂約束帶之餘。組及紳之垂者。遇有勤



勞之事則收歛持於手走則擁抱於懷

事物類考云自古有革帶

插垂頭唐高

祖令向下插垂頭取順下之義名鈎尾一品至三品金鈎四品六

品花犀爲鈎七品九品銀鈎庶人鐵鈎大明諸司職掌云皇帝

袞衣革帶長三尺三寸弁服革帶玉鈎鐮東宮及親王袞冕革帶

金鈎鐮文武官朝服革帶一品用玉二品用犀三四品用金五品

用銀銀花六七品用銀八九品用烏角公服腰帶一品用玉或花

或素二品用犀三品四品用金荔枝五品以下用烏角鞋用青革

仍垂撻尾於下鞋用皂常服腰帶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銀花

四品素金五品銀銀花六七品素銀八九品烏角

牆

爾雅云牆謂之墉亦謂之室

白飾精也

釋名云牆障也所以身障蔽

也淮南子云舜作室築牆茨屋令人皆知去蔽穴各有

室家此其始也

朽

釋名云鏝謂之朽郭璞云泥塗也

前漢書顏師古註曰朽所以

泥飾牆也不可朽言內質弊壞不可修治也

申張

申張魯人史記作申棠家語又作申績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

績爲績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張之欲亦



以棖為棠。則申棠申棖一人耳。

孔文子

孔文子名圉。即仲叔圍。衛之執政上卿也。初衛太叔疾娶於宋子朝。其姊嬖。子朝出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以已之女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姊。置於犁編而為之一宮別為一宮以居之。如二妻然。文子怒。欲攻之。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日。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鳥自喻。以木喻孔文子。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名之。子欲留季康子使人召孔于。仲尼乃歸魯。出左傳。文子遂奪已之女。下以妻

疾。疾淫於外州。編外人奪疾之軒。車名以獻於君。疾恥。是二者故出

奔於宋。衛人立疾之弟。遺文子。遂以孔姑妻之。孔姑即文子之女

疾之妻也。出左傳。

子產

公孫僑。字子產。子國之子。鄭簡公元年。鄭人欲婚於晉。使子國子

耳。侵蔡。國鄭穆公子名發。耳子良子名報。蔡黨於楚。二子侵蔡以求婚於晉也。獲蔡公子。變鄭人皆

喜。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

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勿得寧矣。子國怒

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出左傳。三年



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

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公子知之

故不死。子西聞盜之子不做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

甲子西乃歸授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置守虎群

司也。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

盜於北宮。子驕公孫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二人。盜眾盡死。

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二人亦尉尉止司齊司臣奔宋。子孔當

國為載書以位序使諸大夫以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將誅

之子。產止之。請焚書燒除。子孔不可。曰：為載書以定國。眾怒而焚

之。是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

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欲，眾亦得安，不亦可

乎？專欲無成，犯眾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不焚於朝

門之外者，使出左眾而後定。十二年，子產始為卿初子孔之為政

遠近皆知也。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於是鄭也專國人患之

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十五年，晉人來

徵朝。子產辭而卻之詳見左傳襄及范宣子即士為政，諸侯之幣

重朝聘之幣增重。鄭人患之。公簡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

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

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



貳諸侯武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役役也。將焉用賄。夫  
 令名德之與也。德國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  
 則能久。夫怨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  
 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  
 子說乃輕幣。出左傳十八年子展伐陳有功。使子產獻捷於晉。戎服  
 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武  
 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也。川以元長女太姬配  
 胡公。闕父之子滿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恪敬也。周得天下封夏殷。則我  
 周之自出。陳乃周之甥。是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陳桓公卒。於是陳亂。蔡人欲

立其所出。桓公子我先君莊公奉五父。陳他桓公之弟而立之。蔡人殺之。  
 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宣公十  
 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  
 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  
 來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并埋木  
 刑。有井則埋。有木則刑。除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鄭姬天誘其衷。啓敝邑

心。陳知其罪。授首於我。用敢獻公。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  
 在。非多所在。各致其死。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  
 曰。先王之在。非多所在。各致其死。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



曰我先君武莊為平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  
我文公戎服輔王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卿  
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出左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  
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世且曰他日吾見茂然之  
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太叔嘗問政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  
思其始以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出左二十年楚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  
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繫於

齊於禍也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

展說不禦寇出左二十二年秋八月蔡侯歸自晉入於鄭鄭伯享

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

不父謂通於太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僖公三十年蔡世子九

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草舍而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

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

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焉而已焉川壇餘詳左

二十八年二十四年子產相鄭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子產曰吾

得見與否言禍亂方興死生未可必在此歲也駟良伯方爭未



知所成也。成平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

曰。伯有侈而復。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

也。惡至無日矣。伯有子皙之爭。人謂子產就直助疆。人告于產當

三家之強子產曰。豈我為徒。言不以駟國之禍難。誰知所敵。或主

強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欲以無所乃歛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

不及謀而遂行。不與大夫子皮止之。衆曰。衆謂人不我順。人謂

言不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子

產入於。是公與其大夫及國人盟。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自墓門

鄭城之瀆入。因馬師頡頡即介於襄庫。介甲也。川襄以伐舊北門

門。庫之兵甲

率國人以代之。伐伯皆名子產。駟良皆名子產

曰。兄弟而及此。二人皆子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禘之。

以承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子

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

止。出左子皮既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

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之。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

產為政。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章上下有服。公卿大夫士田有

封洫。封封疆廬井有伍。有伍伍相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秦後

者。因而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豐卷

四書教 上論卷五 十三



怒退而徵役名兵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卷奔晉子產

請其田里三年而後之名卷而復之及其田里及其數焉從政一年與

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禮藏也取我田疇而伍之取田疇而伍結之孰

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

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出左傳二十五年六月子產相公

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

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刑政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

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闔厚其牆垣以無憂

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王猶

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

敝邑福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

時事逢執事之不閑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之見時不敢輸幣

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庫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

之則恐燥濕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

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

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塙館官室諸侯賓至甸人設庭燎僕人

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鼎人牧圉各贍其事百官之

屬各展其物公不畱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



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害。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以命之。雖君之有魯喪。故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麻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嘉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左出傳。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

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音壓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子皮曰。善哉。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之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



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出左傳二十六年六月為游楚。即子亂故

公及其大夫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游吉、駟帶私盟

於閨門之外。實薰隧。薰隧閨門外道公孫黑強與盟。使大史書其名。且

曰：「七子。」子管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子產弗討。恐作亂故弗討。出左傳是年六月，晉侯有

疾。公使子產如晉。謂之曰：「聞疾，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

賄之。」語詳左傳二十九年，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三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

魯之國人謗之。子寬即渾罕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生死以之。」

詳左傳昭三十二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為國之常法叔向遺子產書，子

產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詳左傳昭公六

年。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韓宣子逆子產，私問

曰：「此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鯀

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鯀禹父夏郊祀之三代祀

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疾愈也賜

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貢於晉者。出左傳公段既死，子產為豐施歸州田。

於晉。豐施公孫段子晉以田賜段段死故子產歸於晉三十六年，簡公卒，將為葬除。將除治葬

道。及遊氏之廟。遊氏子太叔族也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用器而無

庸毀曰：「子產過汝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又教其徒自應曰諾將

毀矣。今將毀之矣既如是，除徒既如子產乃使辟之子產乃使辟之。不忍毀廟乃司墓遷道避之



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塲下弗毀則日中而塲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葬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不毀司室於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出左傳

元年定公立往朝於晉晉將享之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時簡公未葬晉人許之出左傳七年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崇祭名子產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出左傳八年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

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荏符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荏符之盜盡殺之盜乃止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諛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出左傳

真西山曰按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政簡公立三



四書集注  
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有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故自子南逐子皙，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欲，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議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焉。

晏平仲

晏平仲，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也。初，晉大夫欒盈得罪，奔楚。晉於是會諸侯於商任，以錮之。莊公三年，欒盈自楚來奔。晏子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入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道，弗能久矣。時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晉將來伐，不可以不懼。明年果有晉師。」出左傳六年，崔杼弑莊公。晏子問難，往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



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子立靈。公嬖于杵臼而相之。是為景公。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太宮。齊太宮。官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此盟。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此上帝。乃歎。及慶氏敗。公與晏子即殿。其鄙六十。弗受。于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即毀。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即毀。非惡富也。恐失

敗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於莒。出左。二十六年。公疥遂疢。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在。梁丘據與商欵。二子齊。嬰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罪。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闔。以辭責。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往。示之盟。屈建問。此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指范。會。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無。其祝史祭祀。神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王曰。神



人無怨。空天子之光。輔吾君以爲。笑主也。公曰。據與歟。謂寡人  
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孫。一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  
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神。一信無愧矣。是以鬼神用饗。國  
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一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  
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邪頗。一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  
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一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  
縱。肆行無度。無所還忌。還。循也。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  
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一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  
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享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一孤疾

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一媾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  
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符。舟。一鯨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  
海之監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一偏介之闔。暴征其私。承  
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一藝。徵歛無度。官室日。一史。淫樂不違。內寵  
之妾。肆奪於市。盜爲攘奪。於市井。外寵之。一宦。僭令於鄙。許僞教令。於邊鄙。私欲養  
求不給。則應。一民人苦病。夫婦皆。一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  
五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一祀。豈能勝億兆人之。一詛。君若誅  
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一寬政。毀。一闔。去禁。薄。一歛。已責。出左傳。  
公田於。一而。既還。晏子侍於。一適臺子。猶。即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



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是以政平而求于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故二體我有三類風雅頌四物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七音五聲變宮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音收今據不然若以水濟水誰能食

富也出左傳景公四年吳季札來聘謂晏子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

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

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藥于高子之難出左傳九年公使晏子請繼

室於晉晉人許之詳見左傳昭公三年初景公欲更晏子宅日子之宅近市

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垲者明燥之地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

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

笑日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近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

是乎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賣刑足之儻者故曰踊貴屨賤既以告於君

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



則成矣。既定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出左十六年。惠藥高氏皆者。酒

藥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疆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

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勝。遂

見文子。即鮑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

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藥高氏。

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

四族名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藥高乎。曰。庸愈

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名之。而後入。五月庚辰。戰於稷。藥高

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

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若何得焉。出左

二十二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禳取誣焉。天道不

誣。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公乃止。出左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

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德。對

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

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

矣。後世若少瘠陳氏。而不十。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

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



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不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出左傳賢在繅綬之中。晏子出造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矍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于於難。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也。而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繅綬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已矣。如

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繅綬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相時。出。其御之妻。從門闕見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甚自得。已而歸。其妻恥之。請去。其後夫乃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晏子方節儉力行。顯名諸侯。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世以爲陋。而晏子行之自若。晏子卒。有子曰圉。初。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出史記

臧文仲



臧文仲名辰。哀伯之孫也。文仲之父伯氏錡不顯。文仲嗣世為大夫。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衆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宋莊公之辭也。臧文仲是處為君有恤民之心。出左。二十八年。魯饑。文仲言於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為選事乎。自擇其職事。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以民病為急以

治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若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王而與之糴。出國語。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女巫主祈雨者。尪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又哀其病。恐雨入鼻。故旱公以巫舞雩。不雨。尪上向致旱。欲焚之。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



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二十二年春。公伐邾。

取須句。魯屬邑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文仲曰。

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

而況國乎。弗聽。公及邾人戰於升陘。魯地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

諸魚門。獲公之兗。蓋縣諸邾城門以辱公二十四年冬。周襄王出居於鄭。使使來

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

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天子出奔

不敢斥尊故言奔問王之官守官守謂羣臣二十六年。齊孝伐我。非鄙。文仲欲以辭告

之。使展喜受命於展禽。以告。於是齊師乃止。詳見柳下惠傳是歲文仲如

楚。乞師。見子玉。即成得臣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於是子玉伐宋。圍

緡。文仲相公以楚師伐穀。文公三年秋八月丁卯。大事太廟。躋僖

公。逆祀也。雖夏弗及。忌為宗伯。而文仲實縱之。詳見柳下惠傳五年楚滅

六滅蓼。文仲聞之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逮。民之無援。哀

哉。六年。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使季文子聘於陳。魯有

塞關陽關之屬。凡六故法。譏而不征。文仲廢法以稅行。客命妾織

蒲為席。以侵民利。得蔡國君之守龜於蔡地。因名為蔡長尺有二寸。遂

築藏龜之室。刻山於節。畫藻於梳。極其靡麗。山節謂蒲櫨。刻山為形。卽今之斗拱。藻梳

者謂漆。儒在畫為藻。又蔡上短柱也。有海鳥名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文仲



以為神。使國人祭之。詳見柳下惠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

下展禽。即柳下惠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即居蔡縱逆祀。祀爰

居。三不知也。以上俱

文仲為魯使齊。其母送之曰。魯不容子而使之齊。害子者其於

此發事乎。魯與齊比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又皆通於齊

高國。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借之。難乎其免也。及至齊。果拘之。

而欲與兵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而謬其辭曰。歛小器。投諸

台。食獵犬。粗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

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莫能知。於是召其母問焉。母曰。吾

子狗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歛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

外民。內之城中也。食獵犬。粗羊裘者。言享戰鬪之士。而繕甲兵

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有羊。羊有母者。告妻善養母

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

是有木治繫於獄也。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饑不得

食也。故知吾子狗而有木治。於是以文仲母之言。軍於境上。齊

方發兵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文仲母

識微見遠。

令尹



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太宰為長。遂以宰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

子文

鬬穀於菟。字子文。伯比之子也。初若敖娶於鄧若敖楚八世祖鄧國名生鬬

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鄧。淫於鄧子之女。生子文焉。鄧夫人使

棄諸夢中。夢澤名虎乳之。鄧子出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言其女通伯比所生

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為於菟。以其女娶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左

傳楚成王立。子文代公子元為令尹。子文囚鬬般之殺子元也。緇

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

無盈積。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勤於社稷。

在莊公三十年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為政。度人以用人。溥

惠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心。不逞他恤。出戰國策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

之。聞其貴族也。而釋之。子文名廷理。責之曰。凡立理者。將以司也。王

犯王令。而察觸國法者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

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理之不端。而駁於法也。執一國之柄。而以

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以義而死也。廷理懼。遂刑其族。於是楚

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人。以違

夫子之意。乃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出說苑楚成得臣帥師伐



陳計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

出左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使治兵終朝而畢。不

戮一人。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畧其事也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

三人耳。以矢穿其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酒。賀子文使子玉為成王

聞子文之朝不謀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羞進子

文辭而逃。辭令尹之祿王止而後復。人謂之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

也。曰。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

封富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出國語子文卒。子鬬般為令尹。

崔子 莊公附

崔武子杼。公族也。丁公適子季子。食采於崔。因以邑為氏。杼事齊

惠公有寵。高國二家齊正卿畏其偏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既而復歸。出左

傳靈公八年。杼為大夫。公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馮聲姬生

光。以為太子。諸子諸妾姓于者仲子戎子。皆宋女戎子嬖。幸於靈公仲子生牙。

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聞諸

侯難。聞諸侯之列則事難成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

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廢而徙之東鄰太

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風沙衛而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

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暴其尸於朝靈公卒。莊公光也即位。執公子牙



於句瀆之丘。以風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武子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室妻妾也。出左傳。齊棠公齊棠公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東郭偃臣

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為已取也。偃曰。男女別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齊桓公偃之子。不可。武子筮之。遇

困之大過。困六二變。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

夫變為強。風隕妻。不可也。風能隕。且其辭曰。困於石。據于蒺藜。入。故曰風從。

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妾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夫曰。娶言。棠公已當此。

遂娶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

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氏因是怨公。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

將報欵弒公。以說於晉而不獲。問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

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於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享諸北郭。

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疾問。遂從姜氏。姜氏入室。與崔子自側

戶出。公拊楹而歌。拊拍也。歌以命姜氏。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止莊公之從者於外。

皆曰。心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詳稱公。陪臣干

擻。行夜也。有淫者。不知二命。言得淫人受崔子命。而討之不知他命。公踰墻。又射之中

股。反隊。音遂。遂弒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與三踊而出。詳見晏子傳。崔子立。莊公異母弟杼曰。是為景公。景公立



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太宮。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并前有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

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崔子側

莊公於北郭。側葬埋之丁亥葬諸士孫之里。上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

月四娶。喪車之飾諸侯不躡。不躡。行人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

齊舊儀上公禮下車九乘又舊有兵甲今皆降損○山左傳

### 陳文子

陳文子名須無。敬仲之後也。莊公四年。將伐晉。以報平陰之役。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

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矣。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子。公卒伐晉而還。出左傳六年。崔杼弑莊公。文子聞難。遂出奔。至於他邦。見其大夫之不臣者。歎曰。此猶吾大夫崔子也。吾豈可留乎。又去之。至於他邦。又去之。自是景公即政二年。然後復歸於齊。出左傳

是時宋向戌告於晉趙孟及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為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指向戌弭兵而我弗許。是固携

吾民矣。將焉用之。於是景公許之。出左傳齊自晏子而下。能卓然自



守不汚於其間者。惟文子為賢。故當時咸稱云。

十乘

金仁山曰。四馬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為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

季文子

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孫。魯之元卿也。文公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臣非君命不越境。故因聘而自為娶。秋使季文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疾。故聘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也。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而無

其禮者。過求善害。此所謂三十二年冬。行父帥師城諸及郟。諸郟難卒得。思而行。

宮魯之衝也。七年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蓋不能至於魯。而莒容之行。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奔莒。蓋不能至於魯。而莒容之行。

父疑救之。在莒為疆。十三年冬。公請平於晉。還鄭伯晏公於棗。鄭

子家賦鴻鴈。子家鄭大夫賦鴻鴈者。以鄭寡弱。欲魯還晉。惜之。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同

有微弱。賦四月。小雅四月詩。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為還晉也。子家賦載馳之四章。

鄘風載馳。詩四章。義取小國有急。欲借大國以救助。文子賦采薇之四章。小雅采薇詩四章。義取豈敢定居。

月三捷。許為鄭。十五年秋。齊人侵魯西部。文子告於晉。冬。晉會諸

侯於扈。將謀伐齊。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齊是以復侵魯西部。

逐伐曹。入其郛。討其朝於魯也。文子曰。齊侯其不克乎。已則無禮。



而討於有禮者。曰。汝謂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

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十六年及齊平。文公有疾。使文子會齊侯

於陽穀。齊地齊侯不宥。曰。請侯君間。間疾十八年。文公薨。子宣公立。

時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

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奔魯。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

今日必授太子以邑。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必達莒僕公問其故。

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

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

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

以觀德。則者五倫之法。則令此則。德以處事。事以度功。

為吉德。違此則為凶德。度功之。功以食民。功之成否。所以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

成否。竊賄為盜。盜器國為奸。主藏之名。賴奸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

在九刑不忌。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弟忠信為吉德。盜賊藏

奸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

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奸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若保其人而利其物。則有

主藏之名。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詳

左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立。懼齊見計。行

賂之以請會。於是會於平州。齊地以定公位。八年襄仲。莊公卒。十八年公



孫歸父襄仲子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

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宣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

以失大援者。襄仲也。嫡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

援也。季文子怨歸父之去三桓。故借此以為之罪。臧宣叔名許武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

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去襄仲之族。遂逐其子歸父。出奔齊。

成公元年。行父懼齊人問故。問遂歸父之故。於是作丘甲。周制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

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共出車一乘。甲士三人。今作丘甲。是一丘出一甲。一甸出四甲矣。又使臧

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赤棘地。魯地。備齊也。去歲公孫歸父如晉謀去三桓。未返而宣公薨。臧孫許為三桓

去歸父之族而歸父奔齊。今三桓懼其見討。故作丘甲以謀伐齊。盟赤棘以止晉兵。皆三桓為已計。而季文子主之也。二年

行父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鞌。齊地。齊師敗績。

餘詳左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爰齊地。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宣公以汶陽田賂齊師。立至是晉使歸之於我。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

晉侯必不免。言將不能壽終也。秋。公至自晉。欲叛晉而從楚。文子曰。不可。

晉雖無道。不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適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

佚。文王時太史。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

甯字也。愛我乎。公止。六年。文子以鞌之功。即二立武宮。立先君武功宮。以告成事。

示後世。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

七年春。吳伐鄭。鄭成文子曰。中國不振旅。出日治兵。入日振旅。蠻夷入伐而



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相照恤故蘇夷山侵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

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文子餞之私言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

諸侯懷德畏計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餞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

使歸諸餞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

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

爽士貳其行士也固極二三其德衛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

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報而況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

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川大諫大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

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冬晉士燮范文來聘言伐鄭以鄭事公

賂之請緩師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失信於君則禮無

加貨事無貳成公私之事不能兩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

之將以緩師之言復晉侯行父懼遂使宣伯即叔孫僑如帥師會伐鄭九年為歸

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

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競強也夏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

享之既歸復命魯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大穆公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

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

拜大夫之重勞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即十一年夏季文子如晉

報聘報鄒且涖盟也十六年晉伐鄭楚救鄭公將會出於壞隄魯



宣伯通於穆姜。成公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孟將行。成公將去

穆公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

公子鉏趨過。二子公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指二公子謂成公

皆可為君也言公待於壞墮。申宮做備設守而後行。是以不及晉

楚之戰期。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宣伯賂郤

犢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宣伯使

告郤犢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成。今其謀曰

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

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獻子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

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文子於荅丘。晉公還待於鄆

使子叔聲伯。名嬰請季孫於晉。郤犢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

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宮。親魯甚於對曰：僞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

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

福。使寡君得事晉。則夫二臣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

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近於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魯亡而屬齊楚

雖治之亦范文子謂棗武子。棗曰：季孫於魯相二君。宣公妾不衣

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聽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乎

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時成公未歸命國人逐山僑

如而與諸大夫共盟以僑如



為僑加奔齊。十二月行父及晉卻擘盟於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

姜所指而獨殺。名叔孫豹於齊而立之。弟也。豹僑如。襄公二年夏。齊姜

薨。襄公嫡母。初穆姜使擇美楨。梓以自為櫬。與頌琴。觀親身棺也。頌琴

季文子取以葬齊姜。君子曰。非禮也。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季

以葬齊姜非尊禮無所逆。婦養姑者心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四

年秋。定姒薨。成公妾。襄公生母。姒。姓。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匠慶。魯大匠。名慶。謂季

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

誰受其咎。襄公長將。責季孫。初季孫為巳樹六楨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

請木。欲為定姒作櫬。季孫曰。客不以道。匠慶請蒲圃之楨。季孫不御。止也。五

子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在阼階。西向。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

安。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

公室也。相三君。宣成。襄。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審武子

審武子名俞。莊子之子。初晉公文公之為太子出亡也。曹衛皆不

禮焉。既而得國。將伐曹。假道於衛。曹在衛東。衛成公弗許。成公三年。晉

師自河南濟。侵曹。遂伐衛。無鐘鼓曰侵。有鐘鼓曰伐。取五鹿。衛地。晉侯齊侯盟於

鹹。孟。衛地。成公請盟。晉人弗許。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於

晉。公出居於襄牛。衛地。審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弟叔武以受盟。使攝

四書卷五 上論卷五 三十六



君事以受盟。或訴元咺於公曰。立叔武矣。咺于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

廢命。奉叔武以入守。不以廢于之故廢衛侯之命奉叔武以入衛守國。晉人復成公。審武

子與衛人盟於宛濮。地。衛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

楚國人不欲。故不和協。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

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

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

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

入。不信武叔故。先期而入國。審武子先。武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諭國人。長牂。藏守門以為

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孫歆。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

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潸而哭之。歆犬走出。

公使殺之。元咺以叔武之死也。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審

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公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

審俞思而免之。執公歸於京師。置諸深室。別為囚臺。審武子職納棠檀

焉。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已職。棠衣棠檀。棠也。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衛公子適也。出左傳。

晉侯使醫析酖衛侯。晉侯實然。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審俞賂醫。使薄

其酖不死。晉僖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雙王曰。穀。本與衛同好。

故為之請。王襄王也。王乃釋成公。成公使賂周歆。治屋。皆衛臣。曰。苟能納我。吾

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于適子儀。弟。瑕母。五年公歸衛。公再出而

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于適子儀。五年公歸衛。公再出而



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出左傳十二年。公使審武子聘於魯。魯與之

宴。為賦湛露及彤。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行人掌賓客之官。魯人怪之。故使行人私問。

其故。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人失所賦。武子伴不

此詩非為宴。臣而設也。昔諸侯朝正於王。朝正而受正教。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

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王

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音虛弓矢千。以覺報宴。彤赤色。旅黑

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賜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魯人服之。

按武子事。皆在成公之時。古者公族世為大夫。父死子繼。審武

子。莊子子。成公初。莊子會盟於向。至三年。武子始盟宛濮。則武

子未嘗事文公也。宋註云。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誤也。

### 伯夷叔齊

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姓墨胎氏。夷齊其謚也。父孤

竹君。孤竹國名。今永平府。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

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

昌善養老。皆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古者以木書死。號

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文。可謂

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

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夷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



山採薇而食。及箴且死。作歌其辭曰。登我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  
指武王。易暴。紂。今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吁嗟  
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之山。

微生高

微生高。魯人。一名尾生高。高嘗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暴  
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醯

食品須知云。醯酸味。亦曰醋。釀米糟爲之也。食品中用之。所以殺  
腥肉。及其氣。亦所以釀菜而柔之者也。以濟百味。周禮。官醯。

人掌其五齊。

音七菹。

五齊謂旨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菹謂韭菁苴芡芹結菊也。

此醯物以共

祭祀之齊菹。

此醯醬之物。

齊菹有須醯而者。有須醬而成者。

賓客亦如之。王舉則

共齊菹醯物六十。壘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

壘。凡事共醯。

凡事非一事也。

清異錄云。醯爲食總官。

左丘明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左丘明受經於孔子。故其傳春秋。或  
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  
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春秋舊史遺文孔子未嘗更改則左丘畧之不復作  
傳。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爲國史。爲魯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



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為得也。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春秋始於平王穆王則在春秋先下訖於魯悼

智伯之謀春秋終於哀公悼公智伯則在春秋後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

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趙師聖云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

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左丘明曰孔子其聖人歟夫聖人在政過

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左丘明

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瓊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

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與藏

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製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

謀失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名孔子為司徒薛左山曰余

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章邯咸高其人治其章句迨宋儒因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又謂其說多淫遂謂魯論所載丘明非傳春秋者于是析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淫乃石言于晉神降十華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義也且事有傳疑春秋所許以是為浮淫而并疑夫子之所稱過矣鄭夾添誌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於左丘以地為氏者也至考其誌詳載氏族終無左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及觀楚紀何子元巡撫雲南時有石言於復何禱於神鱗飛石裂滇人至今能言之焉可誣也

裘

說文云裘皮衣也白虎通云所以佐女工助溫也周禮天官司



裘。掌為大裘。中秋獻良裘。裘之美者。王者所服。故以中秋獻之。王乃行羽物。以羽鳥

賜辭季秋獻功裘。功裘。致人功。為之。卿大夫所服。故以季秋獻之也。以待頒賜。以頒賜於群君。

身章。撮要云。古者有大裘。有黼裘。有良裘。有功裘。有藝裘。大裘黑

羔為之。示質也。黼裘。雜羔與狐白為之。黼。文也。良裘。以鳥獸毳毛

為之。功裘。以狐青麕虎狼犬羊等皮為之。

十室

金仁山曰。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

宅在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甚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

南面

馮厚齋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向背。南面嚮明也。

子桑伯子

子桑伯子。即子桑戶。魯人也。樂正子與與子桑友。霖雨十日。子與

曰。子桑殆病矣。褰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

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子與入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

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

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出莊

孔子問子桑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齊楚。圍於

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疎。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曰。子獨不



聞假人。國名。之亡與。亡謂亡命。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

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

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

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救也。夫相救之與相棄亦

遠矣。且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

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然哉。出莊子。

劉向說苑云。孔子見子桑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

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

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

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

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

粟

說文云。粟。禾子也。嘉穀之實也。江東人呼粟為粢。

釜庾乘

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

杜註。四豆為區。區。區。十六升。一左傳疏。社據儀禮。今文故以庾為十

四區。區為釜。釜六斗四升。六斗。五千庾。凡八千斛。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籩。十籩曰

乘。鄭註。乘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以為籩者。今文籩為庾。



原思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一日魯人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輪。補桑而無樞。以桑木為樞。而門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着紺衣於內。而外則以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慚不憚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

鄉黨

周禮大司徒云。五家為比。

令六鄉之民各五家為比。

使之相保。

比猶在也。居相親近則易。

相督。五比為閭。

二十一家。使之相受。

居同門閭。可相容納。

四閭為族。

一自。使之相

葬。族相聚則財力足以相助。

五族為黨。

五百家。

使之相救。

有災寇足以相救。

五黨為州。

二千

家。使之相親。有難厄足以相濟。

駢角

禮檀弓云。夏后氏尚黑。牲用玄。

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尚水之色。

殷人尚白。牲用白。

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色。

周人尚赤。牲用騂。

周之尚赤。取火之勝金也。

又明堂位云。夏后

氏牲尚黑。殷自牲。周騂剛。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如繭如栗。饋也。

宗廟之牛角握。

長不出膚。

賓客之牛角尺。

一尺取其肥大。



閔子騫

閔損字子騫魯人。初喪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知之。父令損御車。體寒失韜。父欲出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其後母亦改悔。待三子如一。閔損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旒。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任斷也。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之切磋。而進之。山明於去就之義。

出見羽蓋。龍旂。裘旒。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惟是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季氏名為賢宰。弗往。及居親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弦彈也。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

汶

水經注云。汶水出縣西南流。又言句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陸多行石澗中。出草藥。饒松柏。枕藿綿蒙。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迴巖絕谷。清風鳴條。山聲俱響。凌高降深。兼惴慄之懼。危溪絕徑。過懸度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



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餘。高九尺許。廣四五丈。言是昔  
人居山之處。薪爨煙墨猶存。谷中林木緻密。行人眇有能至者矣。  
又有少許。山田引灌之蹤尚存。出谷有平丘。而山傍水。土人悉以  
種麥云。此丘不空殖稷黍而安麥。齊人相承以殖之。意謂麥丘所  
猶愚公谷也。何其深沉幽巖。可以託業怡生如此也。地理考曹  
氏曰。汶水許氏以為出琅琊。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丘入濰。桑丘  
以為出泰山萊蕪縣。原由西南入濟。本義以為汶在齊南魯北。蓋  
入濟乃徐州之汶。入濰乃青州之汶也。

冉伯牛

冉耕字伯牛。魯人。以德行稱。子曰。自是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  
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  
飾小物。冉伯牛侍。子曰。吾以六子自勵也。孔子為司寇。以冉耕為  
中都宰。嘗從厄於陳蔡之間。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後以不及門追思之。

牖

禮喪大記云。疾病外內皆歸。以賓客燕飲。君大夫徹縣。音玄。徹

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則

之。按儀禮宮廟圖無北牖。而西北隅謂之屋漏。以天光漏入而



得名。或者北牖指此乎。

金仁山曰。牖字。誤當作墉。蓋室中北牖南牖墉墻也。古人室北墉上起柱為壁。雖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窗名。謂之屏屋漏。然無北牖之名。

### 箠

禮書曰。箠。筍。飯器也。圓曰箠。方曰筍。皆竹器。雖方圓有異。而共為一物。舉其類也。

### 瓢

本草云。匏之小者曰瓢。瓢取諸藻。詩云。酌之川匏。

### 巷

詩傳云。巷。里塗也。正義毛曰。俟我乎巷。謂待我於門外也。

### 武城

按武城有南北。北武城屬東昌府。南武城即今嘉祥縣。隸兗州府。今觀南武山。澹臺山。澹臺河。俱在嘉祥。則嘉祥為南武城明矣。

###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狀貌甚醜。夫子以為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於大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流乎諸侯。夫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博物志云。滅明。賁于今之壁。渡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乃左操壁。右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壁於河。三投。波躍出。子羽乃毀之而去。示無怯意。又曰。子羽子溺死於江。第子欲收葬之。子羽曰。螻蟻何親。魚鱉何仇。遂不收葬。

飲射讀法。註

胡氏曰。飲。謂鄉飲酒。周禮。卿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卿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典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

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止。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亦然也。

孟之反

孟之反名側。孟氏族也。哀公十一年。齊為鄭故。會吳師伐齊師。於鄭在前年。國

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魯地。孟孺子洩。武伯。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

右師。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左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

稷曲。師。魯師。不踰溝。樊遲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衆從之。師。冉求入

齊軍。右師奔。齊師從之。逐右師。陳。藿。陳。莊。涉。泗。二齊大夫涉泗水以從魯師。孟之

反。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殿

疏云。殿在軍後。前日啓。後日殿。按司馬法。謀帥篇云。夫前驅啓。乘車大震。大震即大殿也。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帥諸侯圍齊師於平陰。齊師遁。連大車。以塞隧而殿。又二十三年。齊侯伐衛。衛大敗。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殿在軍後。前日啓也。

祝鮀

祝鮀字子魚。衛之太祝也。

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曰順祝年祝吉祝瑞祝策祝以事鬼神祈福祥也

靈公二十九年。同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楚地謀伐楚。衛大夫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噴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

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舊職謂大祝也猶懼不給。而

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言又使供他職是且夫祝乃社稷之

常隸也。隸賤臣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

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宏社因殺牲以血塗鼓釁為釁鼓則祝奉社主以從於

是乃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爭焉。為祝者無從行之制

公曰。行也。及臯馳。鄭地將盟。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歟衛侯使祝鮀私問

於萇弘曰。周大夫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弘曰。信。

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擇有明德者而封之以藩屏周。故周公相



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為睦。視厚也。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大路金路錫同。

姓諸侯之車也。交龍為旂。夏后氏之璜。半璧曰璜。封父之繁弱。大弓名。封父古諸侯名。殷氏六

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

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卽命於周。卽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是使之職事

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凡四官。備

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卽曲阜。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紉茂旃旌。大呂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

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有

閭之士。以共王職。有閭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故令取於相土。取其土地之人。以供王室之職貢。

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相上東都衛所受湯沐邑。取其所

土。聃李周公弟。為周司空。使授康叔以土地。陶叔授民。陶叔為周司徒。使授康叔以人民。命以康誥而

封於股墟。卽朝歌。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

唐叔晉之祖。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五正五官之長也。命以唐誥而封

於夏墟。卽太原晉陽。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周公康叔成王叔父。故曰皆叔。

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

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甚。音忌。母也。問王室。王於是乎殺

管叔。而放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叔之子。蔡仲。改行帥德。周

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蔡名。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言康叔之明德如此蔡叔之恭問如

彼何可使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時季為司

空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 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曹叔振

子與周 晉武之穆也。唐叔武 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

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

其載書云。王若曰。時王子虎盟者 晉重。文 衛武。叔 蔡甲午。

莊 鄭捷。文 齊潘。昭 宋王臣。成 莒期。茲丕公也齊序鄭下周 藏。在周

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悅。

告劉子。與范獻子。范 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全篇出左傳

宋朝

宋朝宋公子。有美色。仕衛為大夫。有寵於靈公。通於靈公嫡母襄

夫人宣姜。及其夫人南子。無遂與齊豹。北宮喜。蒯師。圃。作亂。逐靈

公如死。鳥。衛地 靈公既入衛。與非宮喜。盟於彭水之上。喜本與齊

先與 遂盟國人。公子朝出奔晉。既自晉歸宋。靈公為夫人南子。復

名。宋朝會於洮。太子蒯賁獻孟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

婁豬。求子豕也得牡 盍歸我艾。緞。艾老也緞杜糸 太子羞之。謂戲

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願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

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遠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賁將殺



四書傳  
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已而之晉先是公叔戌將逐宋朝  
南子想諸靈公曰皮者為亂矣公逐戌奔魯出左

戶  
釋名云戶護也所以護門塞也

齊

齊姜姓侯爵出自奚寧高孫伯益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  
曰姜氏曰呂商末太公望起淮釣為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  
武定天下以功封管丘魯齊侯

魯

魯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作文武成王有大勳勞  
於天下成王命為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留  
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  
分以寶玉大弓而禪侯於東

觚

周禮考工記云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

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爵一升觚三升合馮厚齋曰觚酒

器物之有稜者也木簡之觚今文從觚丹鉛總錄云古者獻以

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博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



一爵足容二升。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以爲簡牘。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以率爾。是也。孔子所歎之觚。則酒器。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爲簡。起於秦漢以後。夫子未嘗見之也。朱子曰。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似戒方而六面。卽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

### 井

釋名云。井。清也。象泉之清潔者也。易傳云。井。通也。物所通用也。世本云。伯益作井。亦云黃帝見百物。始穿井。淮南子曰。伯益鑿

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說文云。八家爲井。象構幹形。又墨子

云。二舍共一井。風俗通云。井者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

飲食無窮竭也。井有天井。地陷曰天井。坎井火井。臨卽縣有火井。雲井。洞冥記云長安

東七萬里有雲山。山頭有井。雲從中出。風井金井。鹽井。冰井。浪井。粉井。雲母井。藻井。

一名方井。腐井。甘井。沸井。軍井。家井。

### 南子

南子宋女。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驂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君子不爲昭昭伸節。不爲冥冥墮行。吾聞蘧伯玉君子也。以是



知之。公問之。果伯玉也。出列女傳子至衛。王蘧伯玉家。南子使人謂

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

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非面

稽首。夫人在絺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出史記

見小君之禮註

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

幣。哀姜齊襄公女。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贊以見。莊公欲奢。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贊俱見。

註所不與崔慶者之類。見晏嬰傳

四書徵上論卷之五終

四書徵上論卷之六

老彭

老彭者。商賢大夫也。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仲子。陸終

氏娶鬼方國名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右脇而出六人。其三曰

老彭。顓頊娶鄒屠氏女生。卷章。卷章妻曰女嬌。生黎及回。黎與回代為祝融。於高辛之世。回生陸終。陸終娶鬼方氏。是謂女漬。

孕而不育。三年。啓其左脇。三人出焉。啓封於韓。大彭之墟。卽彭城。

也。彭城卽今徐州。至殷之末。年七百有餘歲而不衰。故曰老彭云。少好恬

靜。唯以養神治生為事。及為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觀覽古籍。以

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



以言。見呂氏春秋

俗以素女術出於錢鏗。考列仙傳。鏗云。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顆。不如獨臥。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是鏗之採納。以存真葆衛為先務。與世之論大相反。所謂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百歲之壽。且久耳。漢藝文志。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且謂聖王制外樂。不禁內情。為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陷命。即此類也。

夢

周禮春官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

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

安靜而夢

二曰噩夢。

驚愕而夢

三曰思夢。

平時思而夢

四曰寤夢。

覺時所道而夢

五曰喜夢。

喜悅而夢

六曰懼夢。

恐懼而夢

○列子曰。神遇

為夢。形接為事。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夢想自消。晉衛玠

總角時。問樂令。

即樂廣

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

耶。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豨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

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

曰。此兒胸中。必無膏肓之疾。

藝

周禮地官司徒保民。養國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藝。一曰五禮。

吉凶軍兵



嘉二日六樂。雲門咸池大韶三日五射。白矢參連列注讓尺并儀四日五馭。和

鑿逐水曲過君表五日六書。象形會意轉註六日九數。方田粟布衰分少廣

商功均輸盈胸方程勾股

束修

禮記檀弓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大夫無私交束修雖微不以出境○少

儀曰其以乘壺酒。乘壺壺也○束修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

將命。卑者曰賜尊者曰獻亦曰乘壺酒束修一犬。○穀梁傳曰束修之問不

行境中。○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修得宿衛。

按典籍所載束修二字甚多大約如桑弘羊所說是以脩治為

義如檀弓少儀穀梁直作為束脯矣

執贄為禮註

曲禮云凡摯費天子鬯。釀秬黍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天子無客禮以鬯為摯者惟用告神諸侯圭

命卿羔。群不大夫鴈。知時而飛士雉。有耿介且文飾庶人之摯匹。音木童

子委摯而退。莫於地不敢與成人為禮也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纓繫

射講矢婦人心摯。棋音棹脯修。棋石李也棹似栗而小脯肉脯也棗栗。

三軍

禮書云周官大司馬主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穀

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



鞭

鞭策箠皆馬撾之名。說文所謂驅馳者也。古者用革以扑罪人。亦以驅馬。故其文從革。書曰。鞭作官刑。此則施於民也。左傳曰。左執鞭弭。又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此則施於馬也。其後以竹代革。故策箠二文。又竝從竹。蓋因驅策箠擊之義立名也。

齋

禮祭統曰。及時將祭。君子乃齋。齋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祭祀之大事非有恭敬也。祭祀之恭敬則不齋。不齋則於物無防也。物自外入。故曰防。嗜欲無止也。嗜欲由中。故曰止。及其將齋也。

防其邪物。訖其嗜欲。

前言止而此言訖者止之而後訖也

耳不聽樂。

聽樂則散

故記曰。齋

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

於禮。

不苟慮不苟動皆所謂防也

是故君子之齋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

精則不為

物所貳明則不為物所蔽

故散齋七日以定之。

定於外

致齋三日以齊之。

齊其內定

之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戰

禮記孔子曰。吾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武經云。武王同

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道奈何。太公曰。凡領

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衆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



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合之三軍之衆。大戰之法。教成。合之百萬之衆。故能成其大兵。立威於天下。武王曰。善哉。孫子曰。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脩道而保

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疾

四氣調神大論篇云。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肉

說文云。肴。雜肉也。醢。漬肉也。腊。宗廟熟肉也。穀梁傳曰。脈者。俎實祭肉也。生曰脈。熟曰腊。釋名曰。熟肉有骨者曰肴。大臠曰臠。曲禮註曰。肉帶骨曰肴。純肉曰臠。

衛輒



衛出公名伋。剽賸于。靈公孫也。靈公四十二年卒。于剽賸先已出

奔宋。至是國人欲立其弟公子郢。郢固辭不立。乃立伋。晉趙鞅納

剽賸於戚。名地。輒立之十二年。剽賸謀輒於其姊孔伯姬。孔文子之妻。遂

如孔氏。劫孔懼。逐輒。孔懼孔文子之子。輒奔魯。剽賸立是為莊公。出史記

莊公既立。晉趙鞅名之。莊公辭以疾。三年趙鞅伐衛。攻莊公。莊公

入於戎州。戎州人殺之。初莊公欲逐石圃。衛卿石圃惡從子。公登城以望。見

戎州而問曰。此何地也。從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

有焉。乃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遂與石圃共殺莊公。衛人立

襄公。靈公之父。之孫般師。已而齊人伐衛。執般師以歸。衛人立公子起。

靈公之子。石圃逐之。起奔晉。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剽與太叔遺

皆剽賸所逐者。出左傳哀公十八年。輒為靈臺於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比

鞮而登席。古者見君必解襪。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創疾。若見之。君將

蔽之。蔽音極。嘔吐也。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共辭謝。公不可解。褚師出。

公執其手。提手屈肘如戟形。曰。必斷而足。褚師聞之。與司寇亥共乘。曰。今

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而奪司寇亥政。公

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於池。懿子公文要也。公有忿使。初衛人

剪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卽彌子殺也。衛以夏戊之妻帑賜之。彌子飲公酒。納

夏戊之女。彌子以所賜夏戊之女納於出公。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



甥也。期女之弟夏戊之子也。甥，姊妹之孫，為從孫甥。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

罪。公使三匠人，使匠人久不公使優使盟拳彌。優使，使優也。拳彌，衛大夫使使優盟之欲

也。恥辱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

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於公宮。信近

得入。而自太子疾之宮。謀以攻公。太子疾，刺曠子也。時疾已死，故宮尚存。鄆子士請禦

之。鄆子士，衛大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可救。不見先君乎？先君

刺曠也。亂不速奔，故為君何所不逞欲。君謂出公。且君嘗在外矣，豈必

不反。出公嘗出奔以哀公十八年。復歸安知異日不復反國。嘗今不可。眾怒難犯，休而易間

也。眾之方怒，必不可犯。休息而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近晉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

也。彌，齊晉界上邑。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近魯彌曰：魯不足與。

是請適城鉏。近宋以鉤越。宋南近越。越有君，句踐方強。乃適城鉏。

出左傳哀公二十五年。公出自城鉏，使以弓問于貢。問遺也。且曰：吾其入乎？子

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言不識其所以由入。私於使者曰：昔成公遜於

陳。魯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齊武子遜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遜於

於齊。在魯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子鮮，獻公母弟，轉也。子展，鄭大夫，公孫舍

之也。夷儀，鄭地在魯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遜矣。謂十五年遜魯，今又遜宋。內不聞獻之親，外

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詩

頌言國無強，惟在得人。則四方皆順從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出左傳哀公二

人則四方皆順從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出左傳哀公二

人則四方皆順從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出左傳哀公二

人則四方皆順從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出左傳哀公二

人則四方皆順從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出左傳哀公二

人則四方皆順從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出左傳哀公二

人則四方皆順從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出左傳哀公二



十六 後輒復奔宋卒於越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荀子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將禮耶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將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問曰練而將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枕

釋名云枕臥所以薦首者也 張紘枕箴曰冠御於晝枕式於昏

代作克用榮已寧身與寢有節適性和神

易

釋名云易變易也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又漢書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代歷三古 周易正義曰伏羲重卦周公作爻辭此說與帝王世紀不同又孔子作十篇亦曰十翼初卜商為易傳至西漢傳之有能名家者有施讐孟喜梁丘賀京



房費直高相。又東漢鄭玄魏王弼。並注易。施孟諸家。自漢及魏。並得立而傳者甚衆。至西晉梁丘施高三氏亡。孟京二氏。有書無師。而鄭玄王弼所傳。則費氏之學。

詩

卜商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昔孔子刪詩。上取商。下取魯。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亡六篇。今在者三百五篇。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二

公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

見毛詩正義東漢鄭玄取毛氏訓詁所不盡及異同者續之為注解謂之曰箋

箋薦也言薦成毛意

周禮大師掌詩六教。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文章流別論云。王澤流而詩作。成功奏而頌興。

書

釋名云。書者。書其時事也。上世帝王之遺書。有三墳五典。訓誥誓命。孔子刪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凡百篇。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遭秦滅學。並亡。漢興。濟南人伏勝。能口誦二十九篇。至



漢文帝時欲立尚書學以勝年且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大掌

晁錯就其家傳受之伏生為尚書傳四十一篇歐陽大小夏侯傳其學各有能名者自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

蔡邕勒石其後魯恭王壞孔子故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論語悉

以書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義為五十八篇見尚書序

及正義安國書成後遭漢巫蠱事不行至魏晉之際蔡陽鄭冲私

於人間得而傳之獨未施行東晉汝南梅頤奏上始列於學官此

禮

釋名云禮者體也言得事之體也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記所謂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 三禮正義

曰周禮遭秦滅學藏於山崑屋壁以故不亡漢武帝時有李氏獲

之以上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

之遂奏入於秘府時儒以為非是不行至劉歆獨識其書知周公

致太平之跡始奏立學官後鄭玄為之注儀禮周衰當戰國之世

其書竝亡至漢高堂生所傳十七篇惟士禮存焉後世推士禮以

致天子之禮而行之至馬融鄭玄王肅並為之注解 禮記者本

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也後通儒各有損益子思乃作中庸公孫尼

子作緇衣漢文帝博士作王制其餘眾篇皆如此例至漢宣帝世

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



后蒼傳於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乃刪后氏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為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禮記有馬融鄭玄二家注馬注今亡

惟鄭注行於世

葉公

沈諸梁字子高楚沈尹戌子食邑於葉葉借稱葉公初太子建被讒出奔見殺於鄭楚平王使費無忌如秦為太子建娶婦婦好無忌卒自娶秦女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嘗讒太子建曰伍奢及子邊無忌又曰諸建於王曰自無忌及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郊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名其傅伍奢

之太子亡奔宋又避宋華氏之亂於鄭鄭人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鄭鄭遂殺焉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

名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無乃名之自貽害乎子西曰吾聞

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不為害人之事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

之謂信也別親也率義之謂勇也率行也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言之所許

必復行之不顧道殆有私乎殆私謀欲報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

必悔之子西弗從名之使處吳境為白公白楚邑名白公請伐鄭以報

父讎子西弗許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伐鄭楚救之與之盟白公怒

遂與其黨石乞謀作亂殺子西子期子西之弟而劫惠王其詳見子西傳石乞

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



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待祥。且有聚矣。何患

白公弗從。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

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行險惡以圖徼幸。所求無饜。則人不安。辟如物

偏重則離。敗欲須其斃而討之。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

可。白公欲以子闞為王。子闞平王子。啓五辭王者。子闞不可。遂劫以兵。子闞曰。

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從。遂殺之。而

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白公以惠王往之。石乞尹門。為高府門。尹圍公陽完宮負王。

圍公陽楚大夫。完高府之宮。而負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昭夫人惠王母。越女也。葉公亦至。及

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謂何不戴甲而進。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

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

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與其來。若見君而。是得艾也。

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民知脫於死。其亦皆有奮發。討罪之心。猶將旌表。

葉公以狗告楚國之人。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

而進。見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箴邑尹名固。則其屬將與白公。助白公為亂。子高曰。

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定公四年。栢舉之敗。二子有功最多。棄德從賊。其可

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也。白公之黨。

共匿其尸。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

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



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沈諸梁兼令尹司馬二事。國寧。乃使子  
西之子寧。為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為司馬。而老於葉。出左傳哀公十六年初  
吳師攻楚師於雍澨。子高之母與其弟后臧見俘於吳。后臧不待  
而歸。弃母子高終不正視。不義之也。○此段  
出左傳定公五年

桓魋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初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出  
戈錫。凡六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言二國及宋平元之族。自  
蕭奔鄭。在定公十五年鄭人為之城。出戈錫。城三邑以處宋向巢。魋之伐

鄭。以鄭背盟取錫圍品。鄭罕達。子皮救。出圍宋師。向魋救之。鄭子  
故討之

讎音勝即罕達

邑為虛。出左傳哀公十二年向魋恃寵。害於景公。公使母夫人驟請享焉。

而將討之。數請桓魋享飲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鞶易薄。鞶魋邑薄

公而作亂。易邑為享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乃益鞶七邑。而請享公焉。公

若喜於受賜。七邑加魋魋偽以日中為期。家備盞往。私家兵甲之公知之。告皇

野。子司馬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言我自少長育向魋今司

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

不可。左師向請以君命名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

食。既食。又奏。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使皇野以乘日。迹人來告。主



禽獸者來日途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

告於公何君憚告子難以游戲野曰嘗私焉嘗試私請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

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向巢下拜司馬曰君與之言司馬子仲

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于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

也敢不惟命是聽司馬請瑞焉請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魋其父兄

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魋無怨者其新臣曰從君之命遂攻之子願音和魋之

弟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欲入攻君子車亦魋弟止之曰不能事君而

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於曹以叛魯哀八年宋滅曹以爲邑故魋

據之以叛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立兄魋恐公怒欲得大夫爲質不能亦

入於曹取質不能得宋大夫爲質亦人曹劫取曹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

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魋棄衛向巢

奔魯宋景公使人止巢曰寡人與子有言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

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

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魋弟也珪守邑符信

致之於君而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子衛大夫求夏后之璜焉求其

寶與之他玉而奔齊魋以他玉易璜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

其邑焉而適吳亦不與魋同吳人惡之而反牛與吳相惡而歸孔子

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



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 鈞弋

晉潘尼鈞賦曰：金鈞厲鉅，甘餌垂芬。衆鯤奔涌，游鱗橫梁。觸餌見擒，值鈞被執。文苑英華：弋不射宿。賦云：禽之生兮，擇其翔集。弋爲繫乎，修其決拾。飛則騁伎，或離組是求。宿必表仁，亦是弓用戢。無欺其處，聞必濟其不及。魚憚殺而爲心，將好生而是急。張衡傳云：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鈞致精。

### 互鄉

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

### 陳司敗

左氏傳注：陳楚名司寇爲司敗。

### 昭公

昭公名稠，襄公之妾齊歸所生也。襄公卒，時太子野立。三月而卒，立稠爲君。年十九，猶有童心。嬉戲無度叔孫豹卽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

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今稠非

嫡嗣，且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爲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

患。若果立，必爲季氏憂。其後三十五年季武子卽意不聽，卒立之。

比及葬，三易衰。衰服三次，敝壞而易新者君子知其不終也。出左傳襄公元三十一年



年正月。昭公即位。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郟。莒人告於會。時會於號楚告

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殺之樂桓

子相趙文子。樂桓子樂王鮒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為之請。求貨賄請免其罪

使請帶焉。難指求貨以帶為辭弗與。梁其經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孫家

臣言貨所以藩衛其身何愛於貨不以免禍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

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

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

其福矣。言帶福盡故裂趙孟即文聞之。曰。臨忠不忘國。忠也。思難

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三者謂忠信貞義也。有是四者。又

可戮乎。固請諸楚。乃免叔孫。秋。叔弓帥師疆郟田。正其封疆因莒亂也。

二年春。晉使韓宣子來聘。宣子韓起也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為政雖

盟主而修好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公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夏。叔弓聘於晉。

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郊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

曰。汝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至晉將就

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

向。晉大夫曰。子叔子知禮哉。三年八月。大雩。旱也。冬。大雨雹。四年正

月。大雨雹。夏。楚靈王會諸侯於申。公辭以時祭不往。九月。取郟。莒邑



莒亂著丘公即去疾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取之五年正月舍中

軍卑公室也能中軍季孫稱左師而民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毀中軍於施氏成諸

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勅施氏臧氏二家合諸大夫毀置之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

有其一作中軍在魯公十一年三家各有一軍空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

子弟以父兄歸公但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

室季氏擇其二簡擇取其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

隨時貢獻公如晉即位而往見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往有郊勞於公而已晉

侯謂女叔齊即司馬侯曰魯之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

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

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

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懿伯也奸大國之盟奸犯元年會號之盟陵虐小

國伐莒取鄆利人之難往年莒亂而取鄆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

他魯君食於二家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者為國君難將及身

不恤其所不知憂恤其所至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

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夏莒牟夷

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防茲莒三邑莒人愬於晉愬魯受牟夷晉侯欲止公

范獻子名執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

是怠惰而欺之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問而以師討焉



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討受不設備。莒人不設叔弓

敗諸蚡泉。魯地莒未陳也。嫌君臣六年夏季孫宿即武如晉拜莒田

也。謝前年受年晉侯享之有加。邊豆之數武子退使行人告曰

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今

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籩也。以加禮對

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

晉人以為知禮。秋九月大雩。旱也。七年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

諸侯落之。落者宮室既成與賓客燕會太宰遠音啓疆曰。臣能得

魯侯。遠啓疆來召公。公將往。夢應公祖。夢見襄公梓慎曰。君小果

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今襄公

公祖道昭公子服惠伯曰。行。魯君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

之。先君謂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孟僖

子。即仲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楚子享公於新臺。華華

使長鬣者相。鬣鬣也好以大屈。宴好之而賜以大屈之弓或既

而悔之。遠啓疆聞之。見昭公。公語之。公以所拜賀。公曰。何賀。對曰。

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楚君不知適與何

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言齊晉楚將伐魯而取之

實公懼。乃反之。九月公至自楚。八年秋大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



備革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紅魯地。根年魯東界商宋地。魯西境接宋衛也。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九年冬。築郎郎。即季孫。季平子意如。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云。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無阻猶可。無民其可乎。桓公四年

符於郎莊公三十一年築臺於郎。今又築為圃。非特見公之志也。十年秋七月。季平子伐莒。取郕。

魯邑。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股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

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周公所欣享者義也。魯人以此祭是為無義。將誰福哉。十一

年夏五月。夫人齊歸薨。齊歸昭公母。胡女歸姓也。大蒐於此蒲。非禮也。君有母

廢蒐故曰非禮。孟僖子會邾莊公盟於祿禚。修好禮也。杜註云蒐非存亡

為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九月葬齊。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

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

姪生也。言昭公歸氏所生。不思親。祖不歸也。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

卑乎。君有于。則不廢蒐。謂蒐也。比甫。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

恤喪。不忌君也。君母之喪是不畏君。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

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始其失國。十二年秋。公如晉。晉昭公新立。故往朝之。

至河。乃復取郟之役。唯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

故辭公。公子慙。遂如晉。慙。魯大夫。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

敗夫費季氏邑也。南蒯欲去季氏。以強公室。以其費歸晉。叔弓季氏之黨。故為季氏圍取之。據傳費人皆季氏欲見費人皆

殺之。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王而共其困乏。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得之以。數懼之以。怒民疾而叛

上論卷六

十九

十九

十九

十九

十九



為之聚也。秋晉侯會諸侯於平丘。地。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

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斷晉人信之。所謂讒惡實多。我之不共。魯

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

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請勿勤勞。來盟。蓋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

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惟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

君有甲車四十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

之有。南蒯子仲之憂。南蒯南蒯之子。子仲即公子悠也。事在十二年。其庸可棄乎。奔忘也。言魯新

有憂民未忘禍。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莒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聞

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二憂為內問。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晉人執季孫

如意以歸。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

而朝其君。有不好焉。謂於和好不順。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景伯

上文伯之子。彌牟也。十五年春。將禘於武公。戒百官。百官齊戒。梓慎曰。禘之日。其

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祲。妖氣也。見於宗廟。故以為非祭祥也。氣惡氣

也。其在蒞事乎。各在蒞事之人。二月癸酉禘。叔弓蒞事。蒞入而卒。公羊傳曰。萬者

何于舞也。簫者何羽舞也。此去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去樂而終。云簫入蓋羽舞入而叔弓卒。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十六年春。公

在晉。晉人止公。夏。公至自晉。九月。大雩。旱也。十七年春。小邾穆公

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何穆公賦

上論卷六



菁菁者莪

亦小雅取其說見君子

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也言穆公若無用國之才能久

有國乎喻其能答賦言其賢夏六月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

幣禮五陽之月日食當

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於

社社者群陰之聚

諸侯用幣於社社位上公故伐鼓於朝退而禮

也平子禦之曰止也惟正月朔愚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

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

正月朔建巳正陽之月於

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有伐鼓用幣之

事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

過春分而未夏至

三辰有災

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於是乎百官降物

百官

君不舉辟移時

避正寢過

樂奏鼓祝川幣火川辭故夏書曰

素服

辰不集於房

集安也房舍也日

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嗇夫王幣

日馳步日走皆馳驅

此月朔之謂也

謂此建巳正

當夏四月是謂

孟夏

言此六月當

平子弗從昭子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

鄉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從而問官仲尼闢之見鄉子而學之二

十一年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

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

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

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陰

陽是陽不勝陰

於是叔輒

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

也八月叔輒卒冬公如晉及河鼓叛晉

晉克鼓在十五年至晉將



伐鮮虞。故辭公。公還。二十三年春。邾人城翼。邾還自離姑。過武城。

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木蓋棧道也。斷之而不絕之。欲以陷邾師。

邾師過之。乃推而廢之。推斷木而廢。什於地以絕邾師路。遂取邾師。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婁如晉。晉人執之。冬。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

有疾而復。二十四年。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采其

脛侍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左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

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

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姁至自晉。秋八月。大雩。旱

也。二十五年。鸛鵒來巢。周官鸛鵒不踰濟。魯水嘗有來巢為異。說者謂飛鳥得氣之先。世將亂氣自北而南。

師已曰。異哉。文王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言鸛鵒來則公

出辱之。鸛鵒之羽。羽飛貌。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李平子每歲買馬饋之。鸛鵒跕跕。公

在乾侯。在魏郡斥丘。將晉境內邑。微褰與禱。微求也。褰袴也。禱。內衣也。言平子每歲歸從者之衣履。鸛鵒

之巢。遠哉遙遙。言其遠而又遠。獨父喪勞。宋父以驕。獨父。昭公也。死外故喪勞。宋父定公也。代

立故。鸛鵒鸛鵒。往歌來哭。昭公生出。歌死還哭。童謠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

及乎。初。季公鳥。季公。亥之。凡平子之庶叔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

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公亥即公若思展。季氏族與申夜姑三人共相

治臣鳥。及季嬖。公鳥妻。與蹇人擅通。而懼。懼三人。討之。乃使其妾扶。

之室。及季嬖。與蹇人擅通。而懼。乃使其妾扶。以非禮。

妾以扶扶已。以示秦適之妻。適。魯大夫其妻。公鳥妹也。曰。公若欲使余。

以非禮。妾以扶扶已。以示秦適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以非禮。

以非禮。妾以扶扶已。以示秦適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以非禮。

以非禮。妾以扶扶已。以示秦適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以非禮。



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安余。非禮公甫

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將為之

請。平子使豎勿內。遂殺夜姑。故公若怨平子。平子與郈昭伯之雞

鬪。昭伯名惡魯孝公之後稱郈氏季氏介其雞。魯芥于掛雞羽以迷郈氏雞郈氏

為之金距。以金錯距平子怒而侵郈氏。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

從弟會。昭伯臧孫陽也會臧項伯也與昭伯賜為從昆弟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昭

伯囚季氏人。平子怒。拘臧氏老。老臧氏家之大臣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

其衆萬於季氏。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今僅二人其衆萬舞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

容先君之廟。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

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為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

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擊僚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雖言執

勅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公不怒。又使言。果賁又使祖如前言之公執戈以

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非祖所及公果自言。知公順意

乃自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名

莊公懿伯曰：讒人以君僂佂。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公退

之。退之使去九月戊戌伐季氏。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

請遷沂上。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

許之。政自之出久矣。之指季氏為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



之。叔孫昭子之臣。嚴侯。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侯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

師昭伯。師昭伯爲公使。故孟氏得之。時公使昭伯往迎懿子。故就而執之。三家共伐

公。公遂奔。至於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子

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

早之晉。弗從。叔孫昭子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公。孟孫

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郚而居。昭公。夏。齊景公將

納之。命無受齊賂。魯大夫申豐汝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以幣帛二兩。二丈爲一

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縛一如瑱。瑱。充耳也。縛卷也。急卷。便如充耳。易懷藏。適齊師。謂子猶

之臣高斲。子猶梁丘據也。能貨子猶。爲高氏後。致粟五千庾。高斲以錦示

子猶。子猶受之。言於景公曰。群臣不盡力於魯君。有異焉。宋元公

爲魯君如晉求納。卒於曲棘。在前。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病而卒。

亦在前。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願君姑已

之。景公從之。二十七年春。至自齊。居於郚。冬。齊景公請饗之。子家

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其用宴禮。飲酒可也。乃飲酒。使宰

獻而請安。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爲二十八年

春。公如晉。次於乾侯。齊景公。故適晉。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

孰矜之。其造於境。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



外淹留憂恤君亦不使一介辱有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安於齊其亦

使逆君言自使齊逆之使公復於境而後逆之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

居於鄆以乾侯至不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大夫稱主

君比公於大夫也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為齊所卑故復適晉與見

收平子每歲買音古買也馬且從者之衣履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

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名馬塹而死公將

為之積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裝之禮曰做幃不棄為埋馬也

公賜公衍昭公子羔裘使獻龍輔名玉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

陽穀齊邑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其初生時二母同出之產舍公衍先生公

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留公初母使特已共白公三日公為生其母

先以告公為為尤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以得陽穀為喜且日追思失魯之禍

務人即公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謝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

衍為太子三十一年晉欲納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因六

卿謝罪夏四月季孫從智伯即荀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

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言晉既憂君君

若一言使晉晉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之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

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

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糞掃也夫人謂季孫已所能見夫



人者。有如何。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  
言恐獲不納君之罪納而不入何敢復與知耶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怠。

子姑歸祭。言且歸攝行相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

歸。言軍車入於季孫之軍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三十二年

十二月。公薨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全篇並出左傳

巫馬期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常與子路薪於韞丘。韞丘名之下。陳之富人。有處

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語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

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則喟然

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

子與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

孔子曰。予道不行耶。使汝以是願也。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

夜不處。而單父治。期問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

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

至也。出韓詩外傳

取吳

禮坊記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

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吳孟子

吳泰伯之後魯周公之後皆姬姓也。昭公娶於吳以其同姓而諱

之。故不曰吳孟姬而曰吳孟子。哀公十二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

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不赴告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

不反哭。不反哭於寢故不言葬小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為夫人喪孔子與弔。

適季氏。季氏不絕。音問喪冠也成經而拜。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

馮厚齋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

字姓從女。慶源輔氏曰。婦人稱姓。如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

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

歌

尚書曰。詩言志。歌永言。永長也。長言之也。蔡邕月令章句曰。歌者樂之

聲也。山海經曰。帝俊八子是始為歌。爾雅曰。聲比於琴瑟曰

歌。徒歌曰謠。亦謂之嘏。謂無絲竹之類。獨歌之也。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

無章句曰謠。樂記云。予貢見師乙。樂官名而問焉曰。賜聞歌聲各

有宏也。如賜者宏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宏。請誦

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宏歌頌。廣大而靜。疏達

而信者。宏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宏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

宏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宏歌商。商音剛決。故性之柔緩者。宏歌之而變柔為剛。溫良而能



斷者。宏歌齊。齊音余。故性之剛決者。宏歌之而終至於柔遜。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

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歌者。上如抗。下如

墜。言歌聲之高者如抗。舉下者如墜。隨也。曲如折。止如橐木。折折旋橐。木枯木也。倨中矩。句中

鈎。倨微曲也。句甚曲也。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悅之故

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嗷歎之。嗷歎之不足。故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誄

周制大夫以上有謚。士則有誄。禮檀弓。魯莊公及宋戰。將賁公父

死之。公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唯

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註云。誄之為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實行為誄。而定其謚以稱之也。又曰。凡作謚者。先列其平生之實行。故為誄。

泰伯

吳越春秋云。古公三子。長曰泰伯。次曰仲雍。少曰季歷。季歷生子

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太伯仲雍

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嶺山。遂之荆蠻。荆者楚舊號。以州言曰荆。

蠻者南夷之名。正義曰。太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非常州。無錫縣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亡。荆蠻者。楚滅越。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故通號吳越之地。斷髮文身。因其俗為夷狄之為。荆及非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



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為勾吳。吳言勾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吳名始於太伯前。此未有吳號。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太伯辭不受。故曰。三以天下讓。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吳仲雍。

范甯解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稱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

闕耳。

孟敬子

孟敬子名捷。武伯之子。魯大夫仲孫氏也。魯悼公之喪。哀公季昭

子問於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君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敬子閑於禮者。聞曾子嘗問禮於孔子。最詳。故曾子有疾。而往問之。蓋將欲有所聞也。

小旻篇 小雅

旻天疾威。敷於下土。謀猶回遹。回邪遹僻也。何日斯沮。止。謀臧不從。不

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音節病也。言旻天之疾威。在於下土。使王之謀猶邪僻。無日而止。謀之

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滄滄訛訛。滄滄相合訛訛相訛也。亦孔之哀。

謀之甚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於胡底。至



○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然於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

我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

用不得於道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取蓋

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亦何得於道路哉

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邁言是聽維邁言是爭如彼築室於道

謀是用不潰遂於成言今之為猶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如將築室而與

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剛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廬人也或

哲或謀或肅或艾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有否焉民雖不多

然有哲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伸將如泉流之不及而淪胥以至於敗矣

不攷暴

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戰戰云云懼及禍也

註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從善而作此詩

邊豆

爾雅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邊事物紀原曰邊以竹為之以

薦果核可容四升豆以木為之以薦菹醢亦容四升皆始於夏后

氏也禮器圖云邊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濶五

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周禮太宰邊人掌肆邊之實四邊見下朝享

之饋其實音糗音黃白黑形鹽臠鮑魚鱸王薦腥后亞獻於是薦朝事之邊熟麥曰籩泉實曰



菁熬稻日白熬黍日黑形鹽菜鹽醢生魚為大饋食之邊其實

商也飽以魚於編室中煖乾之也饋折乾之也

棗栗古栗桃乾篠音老榛實王鷹熟后亞獻於是為饋食之加邊之實

凌芡栗脯凌芡栗脯王醢尸后於是為加邊重言羞邊之實

粉養既醢尸后於是為羞邊糗熬大豆與凡祭祀共其邊薦羞之

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邊羞邊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

之凡邊事掌之音羞隨人掌肆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非菹醢

昌本麋音泥藟音音菁菹鹿藟音音芣菹麋音音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麋

醢音音豚拍魚醢音音加豆之實芹菹兔醢

康鹿之大者菁蔓草也茄鳧葵也麋鹿屬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麋

醢音音豚拍魚醢音音加豆之實芹菹兔醢

深蒲醢醢音音菹鴈醢音音筍菹魚醢音音羞豆之實醢

糝食醢食以酒醢為餅也糝食以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

禮亦如之禮郊特牲云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

皆奇數自六豆至十六豆皆偶數鼎俎之實天產屬陽

邊豆之實水土之品也邊豆之實地產屬陰不

敢用褻味人所常食而貴多品所取不一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

六尺之瓜

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

十有五皆征之七尺謂年二十也六尺謂年十五也又韓詩外傳云國中二十行役

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孟子五尺之

上論卷六



童乃十歲也。

朝四暮三之術註

列子云。宋有狙公者。善養猿猴之人。故號狙公。愛狙養之成群。將限其食。先誑

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芋栗也。一云橡子也。足乎。衆狙皆怒。俄而曰。與若

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笑。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由此也。

師摯

師摯魯大師也。一名乙。以其工琴。又謂之琴摯。

禹

伯禹。夏后氏。姒姓也。名文命。字高密。帝顓頊之後。父鯀。娶於有莘

氏之女。曰志。是為脩己。孕歲有二月。堯戊寅五十八載。六月六日。

生禹於熨。音北。道之石組。帝王紀云。脩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析而生禹。長於

西羌。為西夷之人。出世紀。父鯀治水無功。被殛。禹降在匹庶。四岳咸

舉之。舜進之堯。堯命繼鯀治水。禹思拯天下之溺。且傷父績不成。

循江沂河。盡濟暨淮。勞身焦思。七年間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

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見耕者五耜而武。過十室之邑。

則下以求秉德之士。出通鑑前編。乃按黃帝中經歷。謂九山東南天柱。

號曰宛。委其巖之巔。有書金簡。青玉為字。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

衡嶽。血白馬以祭。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石



得金簡玉書。悟通水之理。復返歸嶽。乘四載以行。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

山行始於霍山。廻集五嶽。東嶽泰山在兗州。西嶽華山在華州。南嶽衡山在衡州。北嶽恒山在定州。中嶽嵩山在

巡行四瀆。江淮河漢是也。與益夔共謀。所過名山大澤。召其人而

問之。山川脈理。鳥獸昆蟲之類。與夫殊國異域。土地里數。凡諸所

有。使益疏而記之。名曰山海經云。出吳越春秋。禹三十未娶。行至塗山。

國名。今鳳陽府。娶塗山氏之女。曰嬌。禹治水見塗山。山之女。禹未之禮。而巡

乃歌曰。候人兮。猗。歷辛壬癸甲。復行治水。辛日娶至甲方。四日即行治水。十月女

橋生子啓。呱呱而泣。禹惟方度土功。弗顧也。出通鑑前編。禹濟江南省

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

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予何憂於龍焉。視龍猶螟蛉也。一

守禹顏色不變。須臾俛首低尾而去。出通鑑前編。南到蒼梧。見縛人下

車捐而泣之。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泣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

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為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

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也。故泣之悲耳。出說苑君道篇。

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域。西延積石。在金城西南。南踰赤岸。北過寒谷。

燕地有谷。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故今名黍谷。獨崑崙。察六危。脈地理。銘金石。瀉

流沙於西隅。流沙在沙州西八十里。一日龍火。弱水於北漢。弱水

掖刪丹縣。禹貢許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淵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壅源及底而止。故曰弱水。青泉赤淵。分入



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海畔之山疏九河於濬淵開五泉於東北鑿

龍門山名在河東之西界闢伊闕山名隨山刊木平治水土九州攸同則壤成

賦其詳具載尚書益稷禹貢諸篇聲教四訖堯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姁

氏統領州伯以巡十二部卽十州及舜受堯禪薦大禹改官司司徒癸

酉五十載舜崩禪位於禹禹服三年喪形體枯槁而目黧黑讓位

商均舜之子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

禹不得已踐天子位都安邑屬平陽府以上德王正建寅封有功爵有

德東巡會諸侯於塗山禹集諸侯於塗山之夕忽大風雷雲中甲馬千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不被甲者以

紅絹袂額禹問之對曰此袂額蓋武王之首服皆佩刀以爲衛乃海神來朝也一日風伯雨師後秦始皇遣符海濱亦有神來朝皆

或謂額緋衫大袂以爲軍容執玉帛者萬國二歲皐陶薨薦益於天三歲考功

五歲巡狩八歲巡江南戮防風氏防風後至禹戮之癸未八歲禹年百有

六矣尋崩於會稽因葬之今會稽山有禹冢云

五人

仁山金氏曰禹爲司空平水土稷爲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饑

契爲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皐陶爲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爲虞官

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惡物不爲

民害

文母 邑姜註



新安陳氏曰。此馬融說文德之母。文王妃太姒也。雖詩曰。亦右文母。邑姜。武王后。太公女也。

唐

唐國名。堯始受封於陶。後改國於唐。由唐侯升為天子。遂以為有天下之號。帝王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國帝堯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晉水。括地志云。今晉州所理平陽故城是也。平陽河水。一名晉水。

虞

虞國名。舜始居之。以為氏。堯封之虞。以為諸侯。後升帝位。遂以為號。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酈元注水經云。幹橋東北有虞城。堯以女嬪於虞之地也。又宋州虞城大襄國所封之邑。杜預云。舜後諸侯也。又越州餘姚縣。顧野王云。舜後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餘姚縣。西七十餘里。有漢上虞故縣。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處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姚丘。括地志又云。姚墟在濮州雷澤縣界東十三里。孝經援神契云。舜生於姚墟。按二所未詳也。

荆梁雍豫徐揚青兗冀



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自東河至西河河南曰豫州。自南河至漢河西曰

雒州。自西河至黑水漢南曰荊州。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江南曰揚州。自江南至海齊河間

曰交州。自河東至齊濟東曰徐州。自濟東至海燕曰幽州。自易水至北狄齊曰營州。

自營東至海北蓋殷制也按幽州即梁州營州即青州也勿軒熊氏曰。在今陝西諸路。后稷

公劉居幽。太王遷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京皆雍州境。詩有江沱

漢廣。則荆梁州境。殷都朝歌。衛地則充冀。固在畿內。青在冀之東。

屬紂可知。若徐揚則未有考。

蔽

白虎通云。紂者何謂也。紂者蔽也。行以蔽前。紂蔽者。小有事。因

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紂。諸侯赤紂。大夫蔥衡。紂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

紂以韋為之者。及古不忘本也。昔先王衣羽皮。韞字遂從韋。韋熟皮也。祭服謂之韞。朝服謂之

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書稱

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與繪同宗彝藻火。

粉米黼黻。締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日月星辰取其明也。山

華蟲雉取其文也。六者繪畫於上衣。宗彝虎雉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

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締。紂也。紂以爲繡也。六者繡之於裳。禮明堂云。有虞氏服韞。夏后氏山

周龍章。虞氏以韞無文飾。夏則畫之以山。殷增之以火。周文加龍以爲文章。玉藻云。一命緼韞。幽

衡。再命赤韞。幽衡。三命赤韞。蔥衡。此以命服之多寡定韞服之制。緼青黃色也。幽黑色也。衡佩玉



之衡也。意青色也。

冕

釋名云。祭服曰冕。冕猶俛也。俛平直貌也。亦言文也。玄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三禮圖云。制冕皆前員後方。朱裏玄表。又曰。漢叔孫通制禮。多依周法。冕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員後方。用白玉珠各十二旒。三公九旒。青珠中二千石七旒。黑珠。通典云。黃帝作冕垂旒者。示不邪視也。黈纁。示不聽讒也。又隋書六等之冕。皆有黈纁。黃綿為之。其大如橘。禮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敷而祭。殷人噤而祭。周人冕而祭。皇敷噤皆冠冕之名 郊特牲云。戴冕璫

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玉藻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玉冕

前後垂旒之玉也。藻雜采絲繩之貫。王者也以藻穿玉以玉飾。故曰玉藻。邃深也。延冠覆也。玄表而纁裏。 古今注。牛

亨問冕旒稱繁露者何也。答曰。綴而下垂。如露之多。故曰繁露。

溝洫

周禮考工。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凡溝逆地勢。音勒謂之不行。

地防地脈也。造溝之法必順脈理。若逆地脈則不行矣。 水屬不理。孫遜謂之不行。水之所注若不順理

則不行矣。 稍溝三十里而倍廣。稍溝開溝也。水行三十里之遠則其不之廣必倍於首矣。 凡行奠水。

磬折以參五。奠讀為停。積水不流者若欲行之必委蛇紆曲如磬石之形。三折五折則其去有漸。可以灌溉也。 欲



為淵則句於矩。

欲為深溝則於其句曲如矩折之處開放深也。

凡溝必因水勢。善溝者水

漱之。

水必漱嚙之而無壅。

達巷黨人

孟康註董仲舒傳達巷黨人乃項橐也。

麻冕

白虎通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工之始亦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孔子曰麻冕禮也。

緇布冠以三十升木為之。

朱子曰八十縷為升。古尺一幅只濶二尺二寸。如深衣用十五升布已似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又曉未得。古尺尺短於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方得。胡氏曰麻績麻為布冕冠上板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為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注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雙峰饒氏曰前漢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却用二千四百縷為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仁山金氏曰古尺僅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其二千四百



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况麻質粗又非可甚細者升八十縷豈註疏相傳之誤耶

拜

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擗拜而頭一曰稽首拜而頭二曰頓首容有此九者

三曰空音首四曰振動戰慄變動之拜五曰吉擗吉事則拜而後

六曰凶擗凶事則稽顙而後拜也七曰奇音機八曰褒音報九曰肅

擗俯下手也藏一話腴云拜亦多儀矣晉元帝與王導帖皆稱頓首

蓋尊師傅如此非伏地而拜也故曰古者君臣相拜答非也但稽

首也

乃升成拜註

禮燕義云君舉禮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

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則君上之禮也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

滕爵公取滕爵以酬賓賓旅酬於西階上此謂君舉旅於賓也君所賜爵特賜臣下之爵也二者賓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

臣辭則賓升而成拜謂復再拜稽首也

畏匡

地道記云長垣南十里有衛故匡城孔子所厄路史云匡即也

本衛邑中屬晉今扶溝有匡城鄉匡亭而匡故城在焉家語云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



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子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巖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正義曰。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尅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反。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矣。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馮厚齋曰。陽虎曾暴於匡。夫

子弟子顏尅。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顏尅御。匡人識尅。夫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五日。弟子懼。故曰。文王旣沒。云云。

### 太宰

杜氏曰。按春秋之時。以太宰名官者。惟吳宋與魯耳。吳有太宰。詎宋有太宰。華督事穆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乃以何帶爲太宰。平公卽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二公八十餘年。其間或廢或否。雖未可知。然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況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者與。疑此太宰卽吳詎也。吳與魯會。緡。詎名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



在此年也。魯自公子翬請於隱公。欲殺桓。以求太宰。其後不復見。

琴牢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為友。相謂曰。

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

言不無轍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言不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

相與友。莫然有問。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

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

真。而我猶為人倚。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

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

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

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

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

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

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仿

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於世俗之禮。

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出莊子大又與宗魯友。衛齊豹衛司寇見宗魯

於公子孟縶。靈公之兄以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

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



僭子也。是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而歸死於公

孟可也。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氏用戈擊公孟

宗魯以背蔽之。斷肱而中公孟之肩。斷宗魯之肱。因擊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

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繫之賊。汝何弔焉。齊言

豹所以為盜。孟繫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君子不食奸。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奸不受亂。許豹行

亂以利故不能去不以回事人。知難不告是以邪事人不蓋

不義。以周事豹是蓋不義不犯非禮。以二心事是病身於邪琴張乃止。出左傳昭公二十年

鳳鳥

春秋孔演圖云。鳳。鶉火之禽。陽之精。惟德能至。神鳥也。羽蟲三百

六十。而鳳凰為之長。格物總論云。雄曰鳳。雌曰凰。五色備舉。出

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禽鳥隨之。六帖云。鳳有六

象。頭象天。目象日。背象月。翼象風。足象地。尾象緯。鳳有九苞。一曰

口包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聰達。四曰舌屈伸。五曰色光采。六曰

冠矩周。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韓詩外傳云。黃

帝即位。宇內和平。未見鳳凰。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

對曰。夫鳳象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背。燕頤而雞喙。

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挾禮。足履文。尾繫武。小音金。大

音鼓。延頸奮翼。五色備舉。住則安。來則喜。游必擇所。饑不妄下。黃



帝於是乃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冠。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梧桐樹。食竹實。沒身不去。

河圖

書注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河圖。黃帝夢兩龍授圖。乃齋詣河洛求之。有大魚泛白圖。游流而上。帝跪而受之。又運斗樞。舜以太尉即位。臨觀於河。有黃龍五采。負圖置帝前。覺帝音入水而去。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圖龍發。洛書龜感。故圖有九篇。書有六篇。孔安國云。河圖八卦是。洛書九疇是。

齊衰 附五服

禮間傳云。斬衰三升。每一升凡八十縷。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齊衰四升。五升。六升。

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

事其布。曰總。降正義同用十五升。布去其七升半之縷。蓋十五升者。朝服之布。其幅之經。一千二百縷也。今總布用其半。六百縷。為經。是去其半也。有事其縷者。謂煮治其紗縷而後織也。無事其布者。及織成則不洗治其布。而即以製總服也。

美玉

玉書云。有山玄文。有水蒼文。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若雞冠。黃如蒸栗。逸論語云。玉十謂之區。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



也。瓊赤玉也。璿瑾瑜美玉也。無三采玉也。玲瓏瑯瑤玉聲也。璩玉佩也。瑱充耳也。瑛玉飾以水藻也。禮聘義云。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音田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剝音貴。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又五經通義云。玉有五德。溫潤而澤。似智。銳而不害。似仁。抑而不撓。似義。有瑕於內。必見於外。似信。垂之知墜。似禮。

山海經云。珽音角二玉相合。瑁玳。蠻夷繫耳玉也。獲真之山。及鹿臺之山。其上多白玉。瑜次之山。多嬰垣之玉。秦冒之山。

洛水出焉。其中多藻玉。音奮山之上。丹水出焉。其中多玉膏。其源沸湯。黃帝是食。玉膏之所出。五色乃清。五味乃馨。杲然精密。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享。君子服之。以禦不祥。龍首之山。若水出焉。其中多美玉。放臯之山。明水出焉。其中多蒼玉。平丘在三桑東。爰有遺玉。

九夷

東方曰夷。夷者祗也。言仁而好生。萬物祗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後漢東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又曰。玄菟樂浪。高驪。蒲節。鳧臯。索家。東屠。倭人。天鄙。

雅頌

文選卜子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晝夜

天文策曰。日之所麗曰晝。晝陽也。月之所麗曰夜。夜陰也。總合十二時。而為二晝夜也。

緼袍

禮玉藻云。緼為繭。緼為袍。

緼新綿也。繭舊絮也。衣之有著者。用新綿謂之繭。用舊絮謂之袍。

朱

子曰。袍謂夾衣。有綿有胎底。趙氏曰。泉者則雜用。泉麻以著袍也。媿學麻苧筋類。可置之夾襖中者。漢羊續傳。續舉緼袍以示人曰。臣之所資。惟此而已。

衛風雄雉之詩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羸。

註婦人以其君子從役於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



歲

說文云。歲。木星也。取其歷越二十八宿。宣徧陰陽。一年行一次。而

四時功畢。故曰歲。爾雅云。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

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

曰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陽。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格起也。歲

中出東方為眾星眾之紀宿以攝在卯曰單闕。單盡闕止也。言陽

提宿故名也。萬物承陽而起也。在辰曰執徐。執螿徐舒也。伏螿之

物皆敷舒而出也。在巳曰大荒落。萬物皆熾盛而

在午曰敦牂。敦盛也。牂壯也。言萬物盛壯也。在未曰協洽。言陰陽化生

萬物皆和合也。在申曰涇。音澗。言萬物吐秀

傾垂之貌也。在酉曰作噩。言萬物皆芒

枝起之貌。在戌曰閹茂。閹蔽茂

冒也。言在亥曰大淵獻。淵深也。大獻萬物

於天深於蓋藏也。在子曰困敦。混沌也。言

沌於黃泉在丑曰赤奮若。若順也。陽氣奮迅萬物

而起無不若其性也。載。歲也。夏曰歲。

取歲星。商曰祀。取四時周曰年。取禾唐虞曰載。取物終

域記云。日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或十四日十五

日。月有大小故也。黑前白後。合為一月。六月合為一行。日遊在內。

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總此二行。合為一歲。

唐棣

埤雅云。唐棣一名核。凡木之華。必先合而後開。惟此先開而後合。物類相感志云。生江南。出谷中。樹潤。無風葉自動。



周禮秋官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賓次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賓立於庫門。即大直闕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闕西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迤邐傳至末擯。末擯傳

公以下五者之擯  
皆用命數之半

公門

按諸侯有三門。皆謂之公門。此所謂公門。乃孔子入朝處。蓋應門。也。禮云。龜筮几杖席蓋重素。祗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音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蓋公門尊嚴。不輕入也。又考工記云。廟門容大扇七箇。扇鼎鉉也。大扇長三尺。七箇其長二丈一尺。闕門容小扇三箇。小扇長二尺。三箇長六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箇。五乘車共廣三丈。三尺。大寢之門不容應門二轍三箇。應門朝門也。二轍之內八尺。三箇則二丈四尺也。此言天子之門。而諸侯之門。或狹於此。然其制或有同與。



中門 闕

爾雅云。棖謂之楔。註云。門兩旁木。蓋門有二扉。其兩旁有長木。謂之棖。門之中有一短木。謂之闑。又名僦。左右扉各有中。左扉之中。在闑東。棖西。右扉之中。在闑西。棖東。以內視外而言也。然門以向堂爲正。謂自外視內也。大抵左扉是主出入之道。右扉是賓出入之道。古人常掩左扉。惟以右扉出入。故玉藻云。闑門左扉。立於其中。謂右扉之中也。又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此皆言賓客之事也。又燕禮與大射禮。俱云。卿大夫皆入門右。由禮去。大夫士

出入君門。由闑右。此所謂右。自外而視之者也。故燕禮註云。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由闑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闑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此所記立不中門者。左扉之中也。中者。君出入之道。臣入不敢由此。必近闑東。況敢中門而立乎。朱子曰。棖。如今衮頭相似。闑。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常棖闑之間。爲君位。中門云者。門中有闑。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闑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玉藻所謂闑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僦。雙峰曰。中間有闑。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闑。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



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爲左。入則以西扉爲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闌西爲右。入以闌東爲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闌之中。但挨闌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旣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爾雅云。秩謂之闕。郭璞孫炎皆註於門限。邢昺云。經傳諸註皆以闕爲門限。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也。俗謂之地秩。過而履之。近於輕佻。故曰不恪。

位。

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以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

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穎達疏云。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一丈。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爲斧文也。亦曰斧依。依一作宸。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宸。門屏之間謂之宁。卽周禮所謂外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爲不同耳。朱子謂人君宁立。饒氏謂古無坐見臣下之理。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是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是也。屏制何如。蓋樹小墻於當門。以蔽內外也。



堂

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解見雍尚書大傳

云天子之堂高九雉。公侯七雉。子男五雉。雉長三丈論衡云墨子稱

堯舜堂高三尺。帝王世紀云武王入殷登堂見美玉曰誰之玉或

曰諸侯之玉也。王取而歸之。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矣。曲禮曰

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武足一云。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

庭遠於萬里。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

諸侯。天子之失禮也。

執圭

說文云圭瑞玉也。上員下方。禮記曰諸侯以圭為瑞。諸侯受封

以圭以又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周禮大宗伯以玉作

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以四鎮之山為琢公執桓圭。雙植曰桓

伯執躬圭。象人形而罄折其子執穀圭。象穀於壁取男執蒲圭。象蒲於壁取秋官大行人時

聘以結諸侯之好。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長九寸繅藉九寸。以織組

飾所以藉玉也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諸伯執躬圭如

諸侯之禮。諸子執穀圭五寸。繅藉五寸。諸男執蒲圭如諸子之禮。

聘禮云使者載旗以受命於朝。若朝服南面使卿進使者使者

四書



入衆介隨入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賈人啓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纁自君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垂纁以受命既述命授上介上介授圭屈纁出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賓襲執圭公側襲受圭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蓋自我國稱使自他國稱賓而孔子執圭或爲使或爲上介不可知已

平衡註

曲禮云凡奉上聲者當心提者當帶奉承以二手仰手當心提挈以一手屈臂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人則綏音妥之士則提之

縮縮

禮玉藻云執龜玉舉前曳踵踵足後跟也跼跼如也

曳曳後跟行不離地也

享禮

聘禮云賓禡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又云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若有言則以束帛覲禮云侯氏取圭升致命降階拜擯者延之升拜乃出四享皆束帛加庭實唯國所有禮器云大饗其王事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納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纁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安而節遠邇之期



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德性也。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合諸侯之好。  
私覲  
郊特牲云。朝覲大夫。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緹緹

易氏曰。緹。玄色。緹。淺絳色。孔氏註。一入曰緹。考工記云。三入為

緹。五入為緹。七入為緹。註云。染緹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

為緹。緹今俗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成以黑。乃成緹矣。鄭司

農謂爾雅云。一染謂之緹。今之再染謂之頰。三染謂之緹。凡女

色在緹緹之間。其六入者歟。今孔氏云。一入曰緹。未知何據。又云

緹者三年練服。則似讀緹為緹。按檀弓云。練衣黃裏。緣緹。註云。只

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緣為飾。喪服也。又云。緹為齊服。盛色者。

說文云。緹。帛深青。揚赤色。是緹為青赤色。齊服也。皆不可為袖領

緣飾。許謙氏曰。按諸書言染色。一入曰緹。再入曰頰。三入曰緹。四

入曰朱。五入曰緹。六入曰玄。玄即緹也。七入曰緹。經所謂不以緹



四書傳  
緞飾者。則齊用玄衣已明。緞在朱玄之間。則自赤漸變黑者。但不  
知此色本爲何用。而決非練飾之緣矣。今按爾雅與考工記。皆  
不言四入六入之色。然士冠禮有朱紘之文。鄭注云。朱則四入者。  
是更以纁入赤汁而爲朱也。淮南子云。以涅槃紺。則黑於涅。涅卽  
黑色也。纁若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爲紺。若  
更以此紺入黑汁。則爲緞。所謂五入爲緞是也。紺緞相類之色。若  
更以此緞入黑汁。則爲玄。是六入爲玄。故士冠禮註。亦云玄六入  
也。更以此玄入黑汁。則爲緇。是七入而爲緇。玄緇亦相類之色。按  
禮家每以緇布衣爲玄端也。然則紺蓋四入之色。而邢氏許氏以

玄卽紺。似謬

紅紫

禮書曰。青赤玄黃白黑。正色也。綠紅碧紫纁緞緇。間色也。五行之  
理。有相生者。有相尅者。相生爲正色。相尅爲間色。故甲巳合而爲  
綠。則綠者青黃之雜。以木尅土故也。丙辛合而爲紅。則紅者赤白  
之雜。以火尅金故也。乙庚合而爲碧。則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尅木  
故也。丁壬合而爲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尅火故也。齊夢龍  
云。後世朝祭服綠。服緇。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跋魏。而其色  
亦失其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杜佑云。以紫緋綠青爲命服。昉於



隋帝巡遊之時。而其制遂定於唐。然夏侯勝謂取青紫如拾地芥。楊雄謂紆青拖紫。則漢時資官之服。已尚青紫。非始於魏與隋也。今考漢制。百官服玄。無服青紫者。豈漢時章服尚玄。而青紫乃貴官燕居之服。非微賤者可得服耶。不然。何勝雄之致羨也。夫謂紅紫不以爲褻服。則當時褻服。或有用紅紫者。而孔子獨不用耳。

### 絺綌

財貨源流云。絺綌皆葛爲之。精曰絺。粗曰綌。周禮地官掌葛。以時徵絺綌之財於山農。詩周南葛之覃兮。施於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爲絺爲綌。服之無斁。按鄘風君子偕老。章。嗟兮嗟兮。

其之展也。蒙彼縹絺。是繼袿也。註云。蒙。覆也。縹。絺。絺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以展衣蒙絺綌。而爲之繼袿。所以自斂飾也。夫展衣者。裏衣也。裏衣蒙於絺衣之上。則絺衣之內必有中衣。以表絺衣也。綌乃粗葛。而縹絺則葛之極細靡者。然論語表絺綌。絺綌在外也。詩蒙縹絺。縹絺在內也。說文云。袿。玄服也。若以絺綌染爲玄服。卽當爲表。不宜別有裏衣。以蒙之矣。

### 緇衣羔裘

舊註以羔裘爲朝服。詩鄭風云。羔裘如濡。註云。羔裘。大夫服也。檜風云。羔裘逍遥。註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唐風云。羔裘豹祛。註



四書傳  
云。君純羔。大夫以豹飾也。夫鄭風唐風以羔裘刺在位之臣。而檜風則大夫賦羔衣以憂其君者。是羔裘乃君臣視朝之通服也。又鄭風緇衣註云。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蓋卿大夫朝君畢。則退而去朝服。惟着羔裘。上之緇衣也。又周禮司裘云。掌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註云。大裘黑羔裘。玉藻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註云。卿大夫助祭於君之服。是緇衣羔裘。又爲祭服矣。

### 素衣麕裘

邢昺氏曰。此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皆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按聘禮疏云。諸侯與其臣視朔。及行聘禮。皆設麕裘。但

君之麕裘。以麕爲裘。臣則不敢純如君。用青豸裘。其裼衣君臣亦有異。若在國視朔。君臣同素衣爲裼。若聘禮。君臣同用麕裘。但主君用素衣爲裼。使臣則用絞衣爲裼。然君臣視朔。旣可以同裼而行聘。獨不可以同裼乎。玉藻註云。絞蒼黃之色。則非可以稱麕色矣。孔子素以麕裘。蓋用以朝朔。而非行聘也。玉藻麕作麕。而聘禮註引論語亦作麕裘。按韻書麕與麕。俱訓鹿子。豈義固可相通與。

### 黃衣狐裘

邢昺氏曰。此大蜡息民之祭服。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群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飯。農事休息。謂之



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皮弁素服而祭。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民以休息之事。息民之祭。用黃衣也。按玉藻云。狐裘黃衣以禘之。註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郊特牲既云。皮弁素服而祭蜡矣。又云。黃衣黃冠而祭。以息田夫。是蜡祭之後始爲息民之祭。息民臘先祖五祀。故謂之臘祭。是黃衣乃臘

祭之服也。月令云。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割社於公社。又云。臘先祖五祀。夫祈與臘不同。然則皮弁素服而祭。祈來年於天宗者。蜡祭也。黃衣黃冠而祭。臘先祖五祀者。臘祭也。蜡以息老。臘以息民。周蜡於十二月。卽夏正建亥之月。左傳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與蜡同月也。然蔡邕獨斷乃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鄭玄注。月令臘先祖五祀。乃云。此周禮所謂蜡也。故註論語者。遂以黃衣狐裘爲大蜡息民之祭服。豈知蜡臘祭服不同哉。

狐貉







有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者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

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綬所以貫佩之珠玉而相承受者以玄色之組為綬公侯佩

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

綬。瑜美玉。綦雜文。上佩璠玕而緼組綬。璠玕石之次玉。孔子佩象環。象牙

五寸而綦組綬。內則云。左右佩用。左佩紛衄。刀礪。小鴈。金燧。右

佩。玦捍管。遺音逝。大鴈。木燧。

### 帷裳

釋名云。帷圍也。廣雅云。帷。幕帳也。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在下

之裳。其制正幅如幅。名曰帷裳。則無殺縫。其餘服制如深衣之類。

必有殺縫。故喪服之制。裳內削幅。削猶殺也蓋朝祭法服。取其方正。故

裳用正幅。上下齊濶。猶今之裙然。裳積。是今之衣褶。以人身之腰

為小。故於腰之兩旁。摺之使狹。以就腰爾。殺者。斜裁其幅而倒合

之。使上狹下濶。以就腰而有縫也。殺則無裳積。以其斜裁也。不殺

則有裳積。以其用正幅也。白虎通曰。所以名為裳何。衣者隱也。

裳者彰也。所以隱形自彰閉也。饒雙峰曰。要半下。取深衣篇要

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篇縫齊倍要之語。金仁氏曰。裳者

福也。積者疊也。要中有幅。多而濶。須福疊。令狹而就身。此所謂裳

積也。



弔

禮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吉月

李氏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皆因吉禮。以吉凶賓軍嘉爾。所謂月吉也。

食不厭精

春秋運斗樞云。粟五變而烝飯可食。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稌。南海之秬。鬲津九章云。粟飯五十。

糲飯七十。稗飯五十。粢飯四十八。御飯四十二。風土記云。精析米十取七八。朱子謂精為鑿。鑿與粢同。說文云。糲米一斛。春九斗為粢。釋名云。糲一斛。春八斗。精米也。則精粢異矣。

膾

禮少儀云。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

聶之為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

金履祥云。報切之者。再橫切也。

內則云。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膾春用

葱。秋用芥。

芥芥醬也。

豚。春用韭。秋用蓼。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

漢陸績之母

後漢陸績傳。績詣洛陽。詔獄。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連及太守尹興。



續時爲尹興椽。故坐就獄。續被掠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容易。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故。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門吏卒通傳意氣。續曰。因食餉羹。識母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曰。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卽赦興等事。遂還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死。

醬

說文云。醬。醢也。周禮天官膳人。掌王之食醬。用百有二十。糝。食

謂六牲百羞。謂羞用百二十品。百。糝。謂六清。六膳。入珍。謂入物。

糝。謂六牲百羞。謂羞用百二十品。百。糝。謂六清。六膳。入珍。謂入物。內則云。濡雞醢醬。實蓼。濡魚

實蓼。於腹中也。卵。醬。者。魚子。爲醬也。

沽酒

沽酒。集註以沽爲買。然鄭玄註酒正職云。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孔穎達疏云。功沽。謂善惡。是酒之善者爲功。惡者爲沽也。或曰。酒以久爲貴。周禮昔酒。取其久也。一宿曰宿。再宿曰沽。沽酒



是再宿之酒耳

肺

說文云。肺。乾肉也。脩。肺也。搏。薄肺。搏之屋上也。腕骨。肺也。胸。肺脰

也。周禮天官。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肺。腊。膾。肝之事。析而乾之曰肺。去骨

者全而乾之曰膾。帶骨者膾全體。肝半體。祭祀共豆。肺。薦。肺。膾。肝。內則云。牛脩。鹿肺。

田豕肺。麋肺。麇肺。虛。護。祭法云。春祠用肺。夏用醢肺。儀禮曰。

鄉飲酒。主人立於西階。東薦肺。使行。出祖。釋駟。祭肺。士冠。賓東面

薦肺。

薑

本草云。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內則云。楂。梨。薑。桂

云。屑。桂。與。薑。以。灑。謂。上。是。薑。為。庶。羞。之。所。必。用。者。孔。安。國。云。齊

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夫。雖。齊。亦。不。去。則。常。食。之。有。薑。可。知。

惟。薑。不。撤。則。五。辛。之。類。當。有。不。食。者。又。可。知。也。

祭肉

祭肉謂之胙。說文云。胙。祭。福。肉。也。穀。梁。云。胙。致。福。肉。也。周。禮。膳。夫。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註。云。致。福。謂。祭。祀。之。餘。肉。故。左。傳。謂

中。生。致。胙。於。公。而。國。語。則。謂。致。福。於。公。是。福。即。胙。也。祭。於。公。君。廟

之。胙。也。朋。友。之。饋。家。廟。之。胙。也。朋。友。且。拜。則。拜。公。胙。可。知。胙。肉。生



曰脰熟曰燔。孟子曰：燔肉不至，謂熟肉也。

肺為氣主 註

素問五臟生成篇。諸脈者皆屬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節。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肺臟主氣故也。

疏食

集韻云。疏。粗也。故朱子以疏食為粗飯。孔安國云。疏食。菜食也。疏。古字通用。何孟春云。疏食乃乏米。以蔬充食。不但無肉爾。東觀漢記。趙孝建武初。穀食少。孝夫婦嘗蔬食。而以穀食陰讓弟禮夫。婦禮覺亦不肯食。遂共蔬食。是蔬食者非穀食矣。論孟蔬食之云。

之

如此

羹

爾雅云。肉謂之羹。

肉臠也。肉臠者即儀禮所謂臠臠臠是也。

廣雅云。羹謂之滫。說

文曰。羹。五味和也。燒豕肉羹也。

周禮天官亨人。祭祀其太羹。釧

羹。

太羹。煮肉升太古不和之羹。釧羹。加以五味也。

賓客亦如之。

內則云。雉羹麥食。脯羹

雞羹。折稌。

稌。稻折稌謂細折稻米為飯也。

大羹。兔羹。和糝。不糝。

凡羹。左五味之和。米屑之糝。糝則不

矣。又曰。士不貳羹。馘羹。食白。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

繆襲祭

義曰。夏祠和羹。芼以葵。秋祠和羹。芼以葱。冬祠和羹。芼以韭。禮

記曰。太羹不和。

劉楨毛詩義問曰。釧羹有菜。鹽豉其中。菜為其



形象可食。因以鉶為名。史記曰。堯之有天下。梁糲之食。藜藿之羹。莊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曲禮曰。凡進食之禮。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

瓜

格物論曰。瓜蒞也。在地曰蒞。有數種。皆蔓生。埤雅云。瓜性惡香。尤忌聞麝。麝氣觸之。乃至一帶不收。玉藻云。瓜祭上環。謂橫切之。圓如

環也。續漢書曰。織女星主瓜果。爾雅云。權輿父守瓜。今瓜中黃甲小蟲好食瓜葉。故名守瓜。形類蟹而小也。

大戴禮云。五月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

有始食瓜也。八月剝瓜。畜瓜之時也。郊特牲云。天子樹瓜華。不食。藏之種也。

祭

路史云。終日之仁。吾以祭食見之矣。孔穎達謂君子不忘本有德如酬之。故得食必種種出少許。置邊豆間。以報先代造食之人。是以土渙。每食必絃歌而薦之。蓋是意也。陳氏曰。古席地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蘇子由曰。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食者也。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燿。用師祭禡。食必祭先倉。饗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蠶。



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嗇先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制禮無非教也。

席

集韻云。席薦席又藉也。釋名云。席釋也。可卷可釋也。說文云。筵竹席也。禮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尚書云。成王將崩。牖間南嚮。敷重綬席。黼純。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筍。弱竹也。玄紛純。三禮圖云。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無純。周禮天官玉府掌王之祗席。祗。篋也。又春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凡大朝。辨設莞席。紛純。莞。蒲之細者。紛。白綉也。純。緣也。加

綠席畫純。

繅席削蒲莖為席畫以五采畫謂雲氣也。

加次席黼純。

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

諸侯祭

祀席蒲筵纁純。

以蒲草為筵畫纁彩色以為純。

韓子曰。夏禹為茵蔯席。儀禮公食

大夫禮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

丈六尺曰常半。

常日孔穎達疏云。席無異物為記。但識之者自有首尾。可為記識。

爾陳饌之時。正饌在左。庶饌在右。陳饌雖不在席上。皆陳於席前。當席左右。其間容人。故謂之長筵。羣居則可同席聯坐。故曲禮云。

坐不中席。又云。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是席可同坐。四人也。若

賓主禮席。則無同坐之制。故鄉飲酒禮云。賓介異席。又云。衆賓之

席皆不屬焉。此燕會之席也。燕禮及大射禮云。公席三重。大夫再



重其常禮則天子五重。諸侯三重耳。席依戶牖而設。與宮室相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故曰。席不正不坐。又曰。必正席先嘗。凡坐皆有席。故師冕及席。子曰。席也。

鄉飲

呂氏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則謂之鄉射。禮鄉飲酒義云。鄉飲酒之禮。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揖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又云。鄉飲酒之禮。六

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教成而後國可安也。

杖者

禮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續漢書禮儀志曰。仲秋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王杖。杖端以鳩為飾。鳩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



雘

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  
 隸而時雘。以索室驅疫。月令曰。季春命國雘九門。磔攘以畢春  
 氣。註云。此雘。陰氣也。陰氣右行。此月建辰。日歷大梁昴宿。有大  
 陵積尸之氣。禮曰。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是也。此雘。天子諸侯  
 得為之。月令又云。仲春天子乃雘。以達秋氣。註云。此雘。陽氣也。  
 陽氣左行。此月建酉。宿直昴畢。日至壽星之次。與大梁合。故亦動  
 大陵積尸之氣。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正疾疫。是也。此  
 雘。惟天子得為之。月令又云。季冬命有司大雘。翦磔出土牛。以送

寒氣。註云。此雘。陰氣也。此月日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謂之  
 大雘者。下及民庶。皆得雘也。所謂鄉人雘者。蓋在此月爾。禮緯  
 口頰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瘡鬼。魃鬼。一居  
 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於是常以正歲十二月。令禮官方相氏。蒙  
 熊皮。黃金四目。玄衣纁裳。執戈揚盾。帥百隸及童子。而時雘。以索  
 室而驅疫也。

樂

世紀云。神農使岐伯嘗百草之味。與醫療疾。今經方本草。素問之  
 書。咸出焉。曲禮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



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廐

家語曲禮篇曰。孔子為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  
叢說曰。廐。養馬之閑也。比牧馬之數。四馬為乘。三乘為阜。三阜為繫。六繫為廐。一廐二百一十六馬。牧馬之人謂之圉。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五良一駑。駑三良馬之數。諸侯六閑。三良三駑。此章為邦國之廐。良馬二閑。六百四十八馬。掌牧圉者。總一千二百七十三人。駑馬三閑。馬與人數亦

如之。故廐焚。夫子問人而不問馬。

雜記云。廐焚。孔子拜鄉人為

火來者。孔穎達疏云。廐焚。孔子馬廐被焚也。是廐乃孔子之私廐。故於退朝而後問耳。若云國廐。則路馬亦重矣。問人之後獨不可問馬乎。

先飯

禮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  
不敢以客禮自居也。先飯

辨嘗羞。  
示臣為若嘗食之禮。飲而俟。  
啜飲以俟君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而後

食。飯飲而俟。  
雖不嘗羞亦先飯飲。利喉而俟君。君命之羞。羞近者。  
於近處食羞。命之品

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若未覆手。不敢殮。  
覆手者謂食畢。



而覆手以循。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復徹，執飯與醬。

乃出授從者。周禮春官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君若賜之食而君若若賜之食而君若若賜之食而

祭二曰衍祭。客執食與辭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三日炮祭。將食炮燔而

四曰周祭。殺之序編祭之也五日振祭。六曰擣祭。振擣本同但振者先擣後振擣者不振也將食

者既擣必擣乃祭也。七日絕祭。八曰繚祭。絕繚亦同繚祭者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於未乃

絕以祭之。絕祭者不循其本直絕以祭也。九曰共祭。共授也膳夫授祭也

負版

周禮天官小宰聽閭里以版圖。有訟則以戶籍之版土地之圖聽之司會凡在書

契版圖者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

圖以周知出入百物。或出或入皆編知之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

齒以上皆書於版。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異其男女。各異其書歲登下其死生。歲

其籍生者登而載之死者下而去之及三年大比。比較民數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

其數於王。王拜受之。重民數也登於天府。藏於天府之官

雷

淮南子曰：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霆電也。抱朴子曰：雷

天之鼓也。雷神曰雷公。雷有洊雷、殷雷、奮雷、迅雷。月令曰：仲春

之月，日夜分，雷乃發聲。仲秋之月，日夜分，雷乃收聲。王克論衡

曰：雷於天地為長子。以其首長萬物為出入也。雷二月出地，百八



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人君之象。合成圖云。軒轅星主雷雨之神。卑雅曰。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戒其容止者。蓋迅雷風烈必變。所以敬天威也。

### 風

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曰風。作則萬竅怒號。黃帝風經曰。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氣則涼。得木之氣則溫。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易緯通卦驗云。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冬至廣莫風至。非誅有罪。斷大刑。立春條風至。東赦小罪。

安義左傳。文公十二年。秦晉出戰交綏。註云。未敢爭而兩退曰綏。司馬法所謂將軍死綏是也。曲禮云。武車綏旌。註云。綏謂垂舒之也。曲禮又云。大夫則綏之。註云。綏下也。此所謂綏。皆與升車之綏不同。

### 內顧疾言親指

曲禮云。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雋。式視馬尾。顧不過轂。不內顧者。即禮所謂顧不過轂也。不疾言。不親指。即禮所謂不廣欬。不妄指也。

### 雉



埤雅云。雉飛若矢。一往而墮。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說文云。雷

始動。雉鳴而雊其頸。曲禮云。雉曰疏趾。雉肥則兩足張開。爾雅云。青

質五彩者曰鷄雉。長尾走且鳴。曰鷄雉。黃色鳴自呼者曰鴝雉。

似山鷄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毛鮮明者曰鷲雉。如雉而黑。

在海中山上者。曰秩秩海雉。長尾者曰鶴山雉。白雉曰輪雉。白鷄

曰鷄雉。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鷲。鷲亦雉屬。言江淮而

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鷲。鷲即鷄雉。南方曰翟。東方曰鷄。北方曰鷄。

西方曰鷄。埤雅云。其文有時。別有倫。而其羽可用為儀。故古者

后服三翟。雉死耿介。如壘護疆。善鬪。雖飛不越分界。一界之內。要

以一雄為長。餘者雖眾。莫敢鳴。雉性不處下濕。故一名原禽。又

有翟雉。長尾。雨雪降。惜其尾。棲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蓋文之

溺物也。如此。按雉。野雞也。漢呂后名雉。漢人諱之。故謂野雞



蔡氏也。出。

文。

其辭。身。且。兩。害。利。辭。其。且。謝。林。外。不。班。下。今。三。三。以。可。益。文。之。  
以。一。計。以。身。為。首。難。眾。莫。如。也。謝。謝。謝。謝。不。處。下。無。對。一。可。就。會。又。



